

11

期一十第 卷二第

國民日報社 抗戰建國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每份國幣一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國民圖書館



# 抗敵戲劇月刊

## 第二卷第十一期目錄

歡迎我們的友軍

福州需要一個抗敵劇場

怎樣響應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

對抗戰戲劇的內容和形式的

批判

關於鬧劇的演進與改良的

經過

唱戲的

政治宣傳與抗敵演劇

孤軍 (獨幕劇)

狼狗坑 (三幕)

特寫：演劇隊，出版界(浪)

通訊：到了福州

本省消息

編後記 (許超然)

方超然

許超然

墨易

田劍光

董每戡

丁浪

王光乃

陳曉高

椰櫓  
金羽  
草燃

抗敵戲劇(月刊)

第二卷第十一期

廿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福建省抗敵後援會  
抗敵戲劇編運股

發行者：福建省抗敵後援會  
宣 傳 部  
連 城 門 外

印刷者：建國出版社

代售：國內各書局

本 期 售 價  
定 價  
一 元 二 角  
上 海 民 華 書 局 出 版  
廿 九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歡迎我們的友軍

方揚聲  
許超然

軍委會政治部演劇第五隊來閩工作，我們站在抗戰宣傳與戲劇教育工作者的立場上，表示熱烈的歡迎。

我們相信輾轉巡迴全國，具有三年悠長戰鬥經驗，在苦難中生長而堅壯起來的「演劇五隊」，於戲劇的理論與實踐上，將提供切實寶貴的意見，給予福建劇界以正確的啓示與鼓勵，使我們有一個觀摩和學習的機會，這是值得非常興奮而愉快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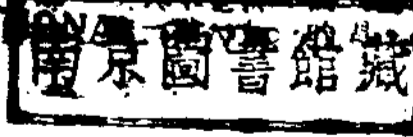
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演劇五隊」在任何物質條件貧乏之下演戲，爭取廣大落後羣衆的工作熱情和勇氣；他們在流動演出的方法上，創造了靈動的手段，無論在城市、鄉村、街頭、巷尾、戰壕、軍營……種種場合，意識地活用自已的舞台，發揮了演劇藝術的天才，克服了客觀環境的阻礙，而達到預期的效果，這種精神，值的我們來模倣。爲達到戲劇大衆化的目的，我們不

妨儘可能通俗，舊的形式，應該多多採用，如何改革舊劇使適合抗戰需要，成爲目前極普遍的要求，「演劇五隊」毫無疑義的在這方面也有了莫大的貢獻，這也是我們覺的十分珍貴的。

其次，我們對於浙江中心劇團吳亮同志來閩，同時表示熱烈的歡迎。溝通閩浙兩省劇運，經常取得工作的聯系，擴大戲劇陣線，發展戲劇偉大的威力，適成東南劇壇空前的團結，健全整個組織上的完善機構，不致各自爲政、散漫而無系統，這是迫切需要迅速動員起來的。吳亮同志來閩，使我們對於如何促成浙閩兩省劇運融洽交流的問題，作了初步精密的討論，相互間交換了很多意見。希望吳亮同志把我們的熱情帶回浙江去，號召更多的戲劇朋友響應這一個有意義而實際的運動，這是我們十分虔誠企待着的。

福州需要一個抗敵劇場。卓然

最大而不可避免的缺點，就是劇場的缺乏。這問題會使我們深深感到苦惱。事實上，作爲閩省抗戰根據地的福州，劇場的缺乏，是極其嚴重的。我們知道，一個抗戰根據地，必須有劇場的建設。劇場的建設，是根據地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福州的劇場建設，目前還處於極其落后的狀態。我們希望，福州的劇場建設，能夠得到重視，並採取積極的措施，加以改善。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根據福州的實際情況，採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加以發展。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抗戰的性質，並具有教育羣衆的作用。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民族特色，並具有時代精神。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藝術性，並具有科學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社會性，並具有人民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進步性，並具有革命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國際性，並具有世界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民族性，並具有時代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藝術性，並具有科學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社會性，並具有人民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進步性，並具有革命性。福州的劇場建設，應該具有國際性，並具有世界性。



# 對抗戰戲劇的內容和形式的批判 (下) 墨易

人類活動的結果，產生了新的形式。我們說各種形式是人類全部歷史的具體的說明，就是這個理由。

在藝術的領域裏，雖然像福斯脫(E. M. Foyatley)說的那樣：「從來沒有一種藝術樣式消滅過，相反的，人類正創造着新的樣式」。這也是事實。人類爲了要把一種新的觀念在別的條件下演釋出來，而現有的形式却局限着文的時候，就不得不去尋求採求新的工具了。譬如產生了電影藝術，我們才能把在其他藝術裏不能表現的觀念，可以在電影藝術的條件表現出來。——自然，我們常有新的觀念也表現於舊的形式之中。然而，我們在這裏所稱呼的藝術，必須明白是指本質相異的獨特的藝術樣式，如繪畫和演劇那樣不同的樣式，如果說藝術樣式的本身沒有被揚棄過，那就是多麼地謬誤。

十八世紀的演劇樣式，差不多已經被現代的演劇樣式所代替，我們目前認爲完整的演劇樣式，也要在歷史的過程中變化。並且，我們正自覺地在探求新的演劇樣式。這似乎已經是常識以內的事了，然而有些人却還作着抗戰戲劇是屬於一個固定的演劇樣式的謬言毒害着我們。他們常常自負地把話劇供奉到最高的形式，或者乾脆說話劇就是抗戰戲劇。換句話說，除了話劇以外，其他都不是抗戰戲劇，都應該消滅！

這樣地無視其他戲劇形式在文化水準低落和對於民間戲劇富有傳統觀念的農民、商人、和手工藝者以及其他勞力者羣中的效果。也不一知道人類的意識，在其發展上，是比他們的事實上的狀態落後的。所包含的教義。這樣常使抗戰戲劇變成異常孤立和失落了欣賞對象的空虛的形式。同時也妨礙過去接近民族形式的道路。

顯然的，在目前任何戲劇形式中，都可能是抗戰戲劇，因爲抗戰戲劇不是一個戲劇新形式的號召。正和國防戲劇同樣，它是實生動的(表現在現階段是政治)要求。誰也不能把這話意味着戲劇藝術

## 怎樣響應「建設縣單位

### 戲劇運動」

·沙岑·

我們看到了許超然先生所提出的一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的問題，在現階段，我們應該怎樣去響應呢？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是當前抗戰形勢下，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它不僅是戲劇藝術的發展問題，更是動員廣大羣衆，支援抗戰，建設新中國的必要途徑。

其次，我們應該認識到，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必須結合實際，深入羣衆。戲劇不應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應是廣大羣衆的藝術。我們應該深入農村，深入工廠，深入機關，使戲劇真正成爲羣衆的藝術。

第三，我們應該認識到，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必須提高質量。戲劇不應是簡單的宣傳工具，而應是藝術的精華。我們應該提高戲劇的藝術水平，使戲劇真正成爲藝術的瑰寶。

第四，我們應該認識到，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必須加強組織。我們應該建立縣單位的戲劇組織，使戲劇運動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

第五，我們應該認識到，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必須加強宣傳。我們應該通過各種途徑，廣泛宣傳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的意義和目的，使廣大羣衆自覺地參加到運動中來。

總之，建設縣單位戲劇運動，是一項艱鉅而光榮的任務。我們應該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積極響應，爲建設新中國貢獻力量。

在這抗戰中執行的戰鬥任務，出於強制的力量，正相反，文化的延續就靠着和進步的政治步伐相一致的戰鬥。所以，抗戰戲劇也就不像有些人的企圖一樣，祇規定在一定的形式的戲劇活動上。如果離開了這種形式，就不能稱做抗戰戲劇。相反，它在本質上，與任何戲劇都必發生接觸，那是最重

要的原則。抗戰戲劇這個命題的出發，說是指示出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任何戲劇活動的任務，毋甯說是任何戲劇形式的自身需要具以這種積極的豐富的戰鬥力，不然它必歸於滅亡。因此，如果涉及抗戰戲劇的形式，而撇絕與內容的關聯是不能得到結論的。因為抗戰戲劇運動的任務的本質上的差異影響於形式的也截然不同。對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我們要支付出的戰鬥力，也就必須是全民族的。關於這一點，理解被侵略的民族自衛戰爭的意義和性質，也必然會明白抗戰戲劇的意義。

首先，我們正確的估計敵對着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事急躁性，爲着牠的正在崩潰中的命運作最後的掙扎，找來牠那生路的那種窮兇極惡的殘酷的屠殺、焚掠，希望一下就擊倒我們，因爲牠明白自己的力量不能等到牠的敵人的回擊，可是在我們，要持久的長期抗戰，動員全民族所有的力量，在戰鬥的過程中瓦解敵人。

其次，直到現在，具有悠久歷史的舊戲劇形式，和其他接近戲劇形態的舊形式，——如京戲、地方戲、蓮花落、民謠、寶解、道情等。因爲土地經濟在中國尚佔有強大的勢力的緣故，這種舊形式在抗戰以前不但沒有被新形式所代替，反而因爲新形式蒙受了濃厚的西洋色彩，在保守性堅韌的觀衆間不能獲得信任，以致顯得和舊式的對立。因此，它們活

動的範圍，也就各不相同。作爲演劇新形式的話劇，戰前祇限止在城市的知識份子間，與舊形式比較起來，顯見其獲得多了，自然，像這樣現象是不容許存在的。話劇是最民主的戲劇形式，它可以表現新生時代的進步的觀念，新的道德和新的感情。所以話劇仍不失爲抗戰戲劇中的主要形式，起着強大的領導作用。它不但使自已日益去接近農村，接近觀衆，接近舊形式，並且還幫助其他戲劇形式打破限制容受新內容的桎梏，創造新的生命。

然而，還有些心腸狹隘的抗戰戲劇正宗派的人們，怎樣無理由地漠視舊形式的存在價值，任它只生自滅，或者把舊形式目爲殘餘的封建形式，接近它無異是叫新式向後轉。像因此種不健康的見解引起的影響，對於抗戰戲劇多樣的、廣泛的、全面的、鬥爭是蒙受了很大的損害。

不過三年間抗戰戲劇對舊形式的征服，不啻少數人的阻撓而停止了努力。我們檢討過去，就會發覺被吸取了的舊形式在話劇中的活動，如在演出節目上保持高度記錄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劇，就是溶化了練把式的舊形式而得到成功。一方面它還把新內容灌輸在舊形式中，促使它發生迅速的變化，脫離殘餘的封建力的羈絆，創造新的形式。像這樣新舊形式的交流，是創造民族化戲劇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抗戰戲劇的形式，是單元的完整的東西。它對於建設中華民族化戲劇的優位，並不偏倚於任何一方面這樣我們可以明白在抗戰戲劇的概念下提出新舊形式的問題，一般地，爲了說明這兩個形式在抗戰戲劇運動的影響下發生的變化與發展，如果談論任何戲劇而脫離了這個觀點，都與它不相干，因爲這已經不是抗戰戲劇了。所以保守舊形式而努力以改

良舊戲，和以話劇的方法改革舊形式，以及把話劇認為唯一的抗戰戲劇形式。抱着這種偏見，把抗戰戲劇完整的意義拋置不顧，而企圖創造出抗戰戲劇的新形式來，也必總歸失敗。同時中華民族新演劇樣式的創造，並不拒絕創造的差異性和創造的競爭。我們演劇的活動，只有向着總的標誌而促進各種演劇樣式，移交到抗戰戲劇的旗幟下鬥爭。

新演劇運動的自身必須這樣，是建設演劇新形式的基層工作。

在戰鬥中，在工作與學習中，也許誰都有些錯誤。

## 關於閩劇的演進與改良的經過

(一)

田劍光

半年來曾接到許多愛好閩劇朋友的來信，有的是徵求關於閩劇的史料，有的是徵詢我對於改良閩劇的意見。但我自從離開福州往交通不便的尤溪，差不多兩年了。都是忙着過粉筆的生涯，竟沒有給我一個寫作的機會。對於本省劇壇的動態，又消息完全隔膜；對於閩劇的現狀如何？更一點也不知道。最近跑回福州，才曉得新興的許多話劇劇團，已像雨後的春草般，充滿了蓬蓬勃勃的氣象；而向來被看作落伍的閩劇，却仍舊擁有他的許多觀眾，也不見得有漸入衰落的趨向；對於閩劇的存在性與改良問題，曾發生劇烈的論戰。省抗敵劇團方揚聲和許超然先生，都是熱心戲劇教育的人，他們知道我在幾年前曾從事於改良閩劇的工作，就約我也來發表一點關於改良閩劇的意見，於是乎我才寫了這一篇「關於閩劇的演進與改良的經過」。因為寫作的時間太匆促，內容自然不很充實，也許有些錯誤之處，希望讀者原諒。

高爾基在論戲劇裏說得好：「我們常犯錯誤，（然而不是故意的）但是沒有錯誤的祇有死人！」

附註：本文是作者計劃在寫的抗戰戲劇論的一小部份，一方面因為陋於見聞和在敵區及戰區附近工作，收集參攷

材料的困難，另一方面是為避免與其他寫的雷同，以致很少舉出具體的例子。以後我祇有在：「抗戰劇作分析——演劇新形式的活動」和「舊演劇形式在抗戰中起的作用」這三個題目中，再來補充它不夠詳細的抽象的敘述。

我以為要討論閩劇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和改良的問題，應該對於閩劇的產生發展的經過，劇班的組織，劇本的內容，演員的技術，思想。生活等各方面，先有了充份的了解。與詳細的研究，然後才能說出他沒落的原因，才能夠對症下藥。假若對於上述的各種情形，完全不懂，妄以己意，閉着門杜撰了些無根據事蹟，配以空虛的理論，希圖，就犯了不着癢的毛病。非但不能給閩劇的生存一個致命傷，就是退一步着想，要加以改革，也是不可能。所以我這一篇文章，完全重在閩劇本身的探究，藉以供獻熱心改良閩劇者作參考。

### 閩劇的源流與現狀

現今的所謂「閩劇」，在事實上僅指以福州語演唱的戲劇而言。福建的語言太複雜，據我的朋友沈邇年說：「除了

福州和興化兩處，我們在本埠還可以聽到本地戲外，別的地方，如漳、泉、廈之台灣歌仔戲，雲、浦、詔、東、一帶的山頭戲，閩北、閩西的江西戲，都很盛行。在邵武、光澤，你可看到那種卑陋可笑的三脚戲。我在這裏要提到古田戲班，可是所謂古田戲班，大半還是演唱京戲的，可也滲入了江西戲的味兒，常在閩東及閩北一部演出。如東遊（建甌），斜灘（壽甯）的本地戲班，都受了它的重大影響。在閩戲班的分佈大概如此。假如以本地話、閩劇固寥寥可數。又因為福州戲班的組織，比較興化戲班完備，分佈的地域又最廣，上至沙、永，下至漳、泉、廈，都福州戲班的足跡。在過去，且曾幾度跑到南洋，台灣，上海各地去演唱，所以福州戲就成了閩劇的代表。

說到福州戲班產生的歷史，據我所知道的，可分作「儒林」，「江湖」，「平講」三大派。除江湖班的唱詞說白，有時平腔閩腔並用外，其餘的完全用福州話演唱。「儒林班」，萌芽於明季，而盛於清之中葉。當明崇禎間，曹南宮學陰，致仕家居，在西關外洪塘鄉開了一個石倉園，佔地約幾十畝，極山水林木之秀，日與騷人詞客，盤桓其間，時或設酒高會，令諸伶搬演新劇。所演的劇本，都是由他的門客各名士所自製。以孝廉林初文所編的「青虬記」一劇，最為膾炙人口。此劇今已不傳，僅在中國戲曲史中見其篇名而已。後明代滅亡，清兵入閩，曹學任殉國，洪塘鄉又遭了兵燹，廬舍大半邱墟，然流風所及，迄今月白風清之夜，在頹垣敗瓦、短籬矮屋中，這時時可以聽到簫笛擗箏，嗚噫長曲的聲音。稍咸同間，鄉人謂之善，以追思昔日曹家梨園的盛況，就請鄉中父老及好事者，在石倉園旁的真人廟裏會議，商定

乘借借室普度的機會，抽選鄉中聰秀的子弟，聘請名師，教以清歌妙舞，組成儒林班，以供酬神演唱之用。他們所演出的劇本，有一女運骸、一長亭別、一贈金釧、一狀元拜塔、一水淹金山等齣。後來潘三善又費了三年心力，撰成「紫玉釵」一劇，親自導演。因為這戲中的唱詞和說白，不僅修辭精美，就是所譜的曲調，自一十三腔白調、一觀容、以至一倒板、一急板、一寬板、一板下調等，無不完備，至今還作了各閩班新編歌曲的藍本。兒童伶人班學藝之初，樂師必先教他唱紫玉釵，於其乎洪塘的儒林班，也因此而名聞遐邇了。洪塘的儒林班，與其他以賣藝為生的各劇班，確有不同之點，就是講國音，講音理，講筋節。所以一般觀眾常說：「非看了洪塘儒林班，就是不懂得儒林班的真面目」。因那時適值洪楊革命之後，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都喜歡粉飾太平的景象，城中的縉紳豪富之家，也多自畜子弟，組織儒林班，以供享樂。每逢春秋佳日，就搭臺演唱，招待來賓。但從未肯使他們到公共場所，應局露技，甚至閉門禁止外人參觀。在閩劇的三派中，他所處的地位算是最高。當儒林班演員登臺獻技時，自和其他劇班不同的，就是不施檢譜，不着厚底靴，觀者不得肆筵設席，以表明他們身分的高尚，非其他一戲仔一祈可比。所演出的劇本，除潘三善的紫玉釵外，還有邱琴舫的「掃田祭」等齣。大半都是那時一般名士的創作。每劇的配角，雖然都十分簡單，武工尤少，全臺所需要的演員，至多不過六七人，其正角僅一生、一旦、一丑而已。然意趣深長，穿插緊湊，詞句動聽。曲調新穎，頗能令人百觀不厭。不若現今的各閩班，專以牛鬼蛇神，淫聲妖韻，以吸引觀眾的低級趣味。後來有



許多投機份子，羨慕儒林班的名貴，收買首，子弟，教以歌舞，也冒稱為儒林班。先將班遷西起的，有：「駕雲天」，「蓬雲霄」，「賽月宮」，「鳳麟奇」，「慶仙園」，「講雲霄」，「仿桃源」，「樂琴大」，「海燕亭」，「仿霓裳」，「正天然」，「歌峯臺」等班，合稱「十二家儒林」，然而已經失去儒林派本來的面目了。

江湖班是產生於民間，又稱為「牽草索」，便是當時民間唯一的娛樂品。福州各鄉村的農民，到了秋收之暇，或是祭神祀祖，常常鳩資四五元，雇來演唱一兩天以作消遣。推究這一派劇班的起源，其初是由三五市井好事的青年，因不滿意那時社會的狀況，和政府的黑暗，每乘迎神賽會的機會，就化裝各種故事，以草索牽圍，沿途演唱，藉以諷刺，這就是所謂「地下坪」；也就是所謂「牽草索」命名的由來。清乾嘉間，本省所發生的伍老周良顯的巨案，每一個年紀較老的福州人，沒有不知道就是他們所化裝的「五道冠不正，兩腳要金銀，兩臺烏暗暗，惟有燭光明」一般故事所釀成的。結果有五位道台，和布司、按司、撫臺、制臺等現任職的大官員，因徇私受賄，而斷送了性命；一個為官清正的知縣祝光明，交了幸運。這故事曾一時盛傳於民間，牽草索之名，也因此而愈著了。繼則他們也受人雇聘，登堂奏技。因為他們沒有完備的組織，也沒有固定的班名，不是專門以演劇賣藝為常業，有人雇聘，就臨時集合起來，隨處可以搭臺公演，若遇生意冷淡，無局可應，就各散回家，經營其他的副業。於是觀衆多就他們班中台村個人的私名，來名他的劇班。像就我所知道的來說，如「太監班」，如「梅官班」，就是因他們班中的花旦，名太監、名梅官，最受觀衆歡迎而得

名的；如「假劉班」，是由丑角名叫假劉發用組織的。後來又因為「平講班」及流落本省各示班中的二三等角色，到了年齡老人，飄泊無依，而和他們合作，於是所唱的曲調，除原有的「江湖調」外，或「平講」，或「亂彈」，全視搭班的角色出身怎樣而決定。常常在每一齣劇中，唱詞說白，平腔與閩腔參雜並用，故又稱之為「三下響」。

平講班也是產生於民間，他出現於閩中臺歌，是在江湖班之後。距今二十年前，興江湖，儒林，這是鼎足而立。但現在這三派的閩劇班，已涇渭不分，治於一爐了。為什麼叫做「平講」呢？係對「亂彈」而言。因所演的各齣，詞白純用閩音，與當時專演平劇的「三三班」：大吉、祥隆、和順、下三班、三連福、三連隆、三下洋等劇班，處於對峙的地位。他的組織，比較江湖班完備。當我幼年時，知道有新寶發、舊寶發、新西梅、舊西梅等班，都屬於這一派劇班中的翹楚。

到了民國五六年以來，閩中風氣漸開，社會的景象極好，經濟也很充裕，城市居民的生活，便日趨奢華，更給予閩劇班的發展，有一個突飛猛進的絕好機會。在那時，福州城台新建的劇班，已達八九家。不僅精神富豪和許多官位，天天在尋求賞心的樂事；就是所謂文士名流，也以評劇捧角相炫耀；才從閩中解放出來，摩登婦女，也以遊公園，上戲院為文明。於是乎一般投機者，應時勢的需要，爭先恐後，如赴蟻聚，紛紛籌劃資本，組織大規模的劇班。善傳奇、新寶發、新寶榮、三寶榮、寶大然，慶樂然等班，都在這時先後出現於福州各舞臺。最初他們也叫做儒林班，不過有貴伶十五六人，後又逐漸吸收江湖，平講等派劇班的優秀演員，加



入組織，造成了閩劇三派合一的局面。每一劇班的前後臺人員，就由二三十人，擴充到七八十人，有的還超過一百人。各班東經理，為謀營業發達，增加觀衆趣味，又摹仿當時來閩京班的所長，配置幕景，添製行頭，增加武行，並聘請編劇師，自編新劇。這一時期，若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閩劇已發展到黃金時代，實際上也可說造成閩劇趨向沒落的開端。因為所新編的劇本，多出在思想落伍的文人手筆，往往離開現實的生活，不合科學的思想，違反時代的精神。劇中情節，全以吸引觀衆低級趣味為主，把戲劇本身藝術的水準，降得很低。從前所演的閩劇，都是先有了劇本，然後分配角色；現在所新編的閩劇，在劇本寫作時，先要照顧到本劇班中有沒有此項角色，能否把所有的主角，完全安插進去，才開始動筆。同時又必須注意到和所預定的機關幕景，能否配合。近來各劇班更因為要迎合外省的觀衆的心理，外省觀衆大半不懂福州話，為補救這種缺憾計，只好利用奇巧幻變的機關佈景來號召。有了好幕景，就不在乎劇情本身的好壞。為了要配合奇巧幻變的佈景，劇中的情節，就不得不走入神怪，荒誕，迷信的道路，成了喧賓奪主的不好現象。這樣，就使閩劇走向沒落的路途，不僅劇本的內容，毫無意識技巧可言，就是演員的技術，也無從發展。所以無論做工方面，唱工方面，都因之日趨退化。若從藝術的觀點看去，也每況愈下，不過是片斷畫片的連續，像戲法的變換，沒有戲劇的價值可說。於是乎無論誰都承認現今的閩劇，必須加以改良。

## 二 閩劇班的組織系統及其導演者的地位與責任

閩劇的組織，在班東之下，有經理一人，負責班內政外交的總責，其下可分作前臺、後臺、職員三部。

前臺就是演員，或稱藝員。一等劇班的演員，多者有七十人，少者也有三四十人。包含鬚生、正生、小生、武生、孩生、正旦、花旦、貼旦、小旦、老旦、武旦、潑旦、丑旦、文丑、武丑、淨、副淨、上下手、龍套、女兵等合門。生旦與丑最多，其餘各隨需要的不同，而異其人數。龍套分文凱、武凱，青袍，太監四堂，每堂四人，多由初人班習藝者充之。上下手各一堂，每堂也四人，女兵一堂，四人，其他雜角，人數不定。

後臺就是樂員，在中劇叫做場面。從前各儒林班，每一樂器，須一人專理，故其樂員，多至十餘人。近來各劇班，都是營業性質，故對於樂員的組織，加以縮小。一二等劇班，大約軟片、半劇叫做文場，主持吹彈絲竹者，三人，硬片、武場，主持敲打金革者，也三人，另副鼓一人，共七人，俗稱之為「七條椅」。軟片分「上把」、「下把」、「一三弦鼓」、「三門」，硬片分「一司鼓」、「大鑼」、「小鑼」。三門，軟片中每人最少要兼理兩種以上的樂器，如上把司京胡，嗽胡、梆子、哨吶、下把司笛子、月琴、椰胡、小鼓、三弦鼓司管子、三弦、大鼓、鞞鼓。硬片中除司小鑼者，兼司梆子板、魚鼓、清水磬外，大鑼、司鼓，都沒有兼司其他樂器。三等班的樂員，只有五人或六人，不用三弦鼓。在各種樂器中，以鼓板為主樂，而節制曲之緩急，其他為助。

職員部異常繁雜，約分管戲房，文武教習，武行頭，箱友、幕友、走坪、包頭司、司庫、司賬、長月等十種職員。管戲房的人，負責料理班中一切事務，如派戲、派角、排演

、提提綱：都是他的責任。文武教育，俗稱「劈柴頭」，負訓練童伶學習唱與武藝的責任。武行頭，負指揮武藝的責任。箱友，分大衣箱、二衣箱、盔頭箱、甲箱、看箱、揀担，刀靶担，飯担，菜担等九種，飯担司燒飯，菜担司烹飪菜殺，刀靶担除管理刀靶外，兼司洗面用水的責任，全部共約二十餘人，由箱頭負總責任。幕友九人，負佈置幕景與管壁燈光的責任。走坪分作上走坪與下走坪，各一人，上走坪就是檢場人，負佈置舞臺上道具的責任；下走坪就是交作，管理旗包上的小砌末，如演員所用的兵器與馬鞭等，不自帶上場的，也交與下走坪，由下走坪轉交上走坪。包頭司，負責演員梳頭的責任。司庫負出納保管經濟的責任。司賬負責票，管理賬目，發給全班人員薪工的責任。長月負責對外接洽戲資與接戲的責任。

從上述的情形看來，閩劇班的組織，到現在已有相當的完備，演戲時，也能夠收到分工合作的效果。現在要再談到導演者在閩劇班中所處的地位了。

導演者可說是現代舞臺藝術的主宰。新劇的導演，有一專司全責的導演者，如選擇劇本，支配演員，指導動作，以及佈景、燈光、與夫服飾的設計等，都由他一人負完全的指導的責任。他好比軍隊的總司令，沒有他，兵無力，將無主，一切無重心，一切無目的。然而在現今各閩劇班的組織中，似乎沒有導演這一箇名辭，也沒有規定這樣一箇負全責的人，但是在事實上，却也有他的地位，大家把他叫做排戲的。排戲的或教戲的，就是導演。閩劇關於導演的責任，如所演的是舊戲或武戲，文武教習和武行頭就是導演者；新編劇本導演的責任，是屬於管戲房的。閩劇班管戲房的人，是

負有選擇劇本，支配演員的責任，事實上就是導演者。他選擇劇本時，須先把劇本的內容，細讀一遍，研究這劇本的穿插是否適宜？可否給班中各主要角色都有施展才華的機會？劇本選定了，某一劇中，該由某角色擔任，他心中已成竹。

分派角色既畢，就把每人所唱的詞曲和對白，各備一份，分別交與演者。囑咐他們把詞句記熟，並把唱腔身段，並備妥善。同時又把全劇的音樂與道具計劃好，這就是所謂「打提綱」，根據劇本的需要，把每場上下，應該用什麼鑼鼓？安插什麼曲牌？場上角色何時開唱？武戲何時起打？完全依次第把它寫在小摺上，交給司鼓，登臺時，才不致弄錯。又根據劇本的需要，把某場應排外座？某場應排裏座？某場應用大帳子？某場應扯城？某場應放光彩？某場應佈何種幕景？以及某場應用何種小零碎？也完全依次第把它寫在小摺上，交與走坪及幕友，以免臨時手忙腳亂，妨害表演。此外還有一種提綱，也是排演時不可少的，就是一後臺提綱。後臺提綱係用大紙一張，註明各場角色先後登場的次序，懸在後臺壁上，以便各演員按時出場。

一切準備既畢，就可以召集全體演員與樂員，來在臺上作一次總排演，不需化妝，各人都穿着便服，僅記各人在舞臺上的部位，以及全劇開門過節處，仔細研究一遍。如劇中有武場，就由武行頭盡指揮的責任。這時樂員也坐守一旁，受司鼓的指揮，按照劇中人的動作；而起各種不同的鼓聲，看看可否相應。總之，總排演的目的，一面在研究全劇的演出形式，一面在考察全體演員對於劇中各場是否純熟？

這些都是導演閩劇必經的手續，雖說在事實上閩劇班的

所謂管戲房，就是導演者，然而我們欲求閩劇藝術的進步，還必須另外增加一個有學識有經驗的健全的導演人才。這個人不僅對於閩劇要有精細的研究與深切的了解，而且應該懂得現代各種科學與社會潮流。對於美術、文學、音學、光學種種，都有實地研究。

### 三 劇本的取材及其意識與技巧

劇本是戲劇家創作的藝術，劇本內容的好壞，影響到戲劇本身的前途，社會的風俗，國民的道德，都非常重大。關於每一個劇本的演出，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到能否受觀衆的歡迎，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能否負起教育民衆的使命。若僅注重於營業賺錢，專以低級趣味來吸引觀衆，那麼，就無異對觀衆下毒，結果必歸於淘汰。所以寫作劇本時，對於取材、結構、意識、技巧各方面，同時都要注意到。閩劇初期劇本的取材，多側重於傳奇與諷刺，所演的都是關於家庭瑣事，與秦腔各劇很接近。紫玉釵一劇，是本唐人蔣防的小說霍小玉傳寫成的，敷衍詩人李益的薄倖，霍王幼女小玉

殉情的事蹟。雖說也屬於愛情的一類，總比較其他公式化的「小姐後花園贈珠寶，公子落難中狀元，一個才子與三四個佳人，在金鑾殿大團圓」的劇情，有大不相同之點。邱琴舫的播間祭一劇，是刺取孟子七篇中「齊人有一妻一妾，乞餘東郭播間」，配以「華周之妻，善哭其夫」編成全劇，描寫人情世態，窮極形相。劇中主人翁齊人，因不事生產，終於淪落，流爲叫化子，但他每晚回家，還要做盡許多虛偽的豪華醜態，以欺騙他的妻妾。全劇對白，純用福州的方言習語，比較紫玉釵來得通俗。紫玉釵劇中所唱的詞曲，多爲「逗腔」，而播間祭中所唱的詞曲，完全採用「洋歌」。「小調」，字眼分明，令老嫗聽之能解。他的詞曲的長處，在能以哀豔宛轉的筆鋒，出之自然。此外如「金龜記」、「辨蘆花」、「紅裙記」、「靈芝草」、「六國相一」以及江湖班所演的「三十六本頭」等劇，也都是以忠孝節義爲依歸，含日觀世勸世的意旨。且每齣劇中，都是攝以各故事中最精華的一段，來編排。若用當時的眼光來批判，的確在猥瑣之中，也有令觀衆有入神之妙，很有匡正人心的效能。現在因爲時代

#### 下期要目預告

關於閩劇的演進與改良的經過

(一)……………田劍光

閩省兒童劇運的前瞻與後顧

……………石叔明

談舊劇現代化……………丁浪

戰劇團體的政治教養……………陳香

巡迴團中南演劇記……………侯芥臣

黑影戰……………王逸

猴狗坑(劇本)……………陳曉高

## 唱 戲 的

董 每 載

一班幹戲劇的朋友們，最厭人呼他爲「唱戲的」，因爲這個名稱自古迄今就不甚好聽，牠含有蔑視侮辱的成份，尤其是學藝術的人的個性較強，自尊心很重，這種下賤的稱謂加上他們或她們的頭上，實在不願受，而且受了也頗不舒服！但封建的思想未根本絕滅的現在，當然還常聽到這種侮辱劇人的稱呼，按習慣說，這是未可厚非的。可是五四運動迄今已二十年許，這種傳統思想還未離開一般知識階級的先生太太少爺小姐們的腦袋瓜兒，似乎是值得嘆氣的！往往，不，就是剛才我和內子在街上照腔，就聽到幾個看來樣子並不陳腐，可以說很摩登的先生太太說：「喂，你瞧！那一對是唱戲的。」喔！唱戲的？使我不禁嘆了一口悠長的氣！

據說清時代不許唱戲的進考場，甚至於連他們後代兒孫也受了連累，被褫奪去應考的資格，人們把戲子歸入「忘八」，「吹鼓手」一類，就好像普天

是不同了，有了新的倫理變動了一切現代人類的的生活，自然覺得這一類的劇情，是落伍思想的結晶品，不適合現實的生活，時代的需要，已沒有存在的價值可說。

在這種新的環境之下，當然也影響到劇本故事的選擇問題。應該具有時代的眼光，才能夠選出適合現社會所需要的劇材。可是現今各劇班的編劇師，大半是思想落伍的文人，對於社會潮流是隔膜的，他們讀不曉得時代是什麼東西，自然更談不到什麼時代的藝術問題。說起來也許會使人不相信，還有些目不識丁的老藝員，也會編劇。他所編的劇，都是靠着他半生在舞臺上演唱得來的經驗。因爲他向來沒有受過教育，非但智識不豐富，有的連普通的常識都沒有，自然缺乏創作的能力，於是不得不東抄西襲，一部今古奇觀，幾乎成了他們選取劇材唯一的寶庫。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便他們寫成一部適合時代思潮的劇本當然是不可能的。他們自己也感覺到已走向沒落之途了，非轉換了一個方向，就不能把觀衆抓住。一方面利用機關幕景來號召，一方面就兼採了棄腔戲的所長，每一本新劇的編成，都以歷

史爲經。家庭爲緯，以便連臺表演，把觀衆吸住。他們的所謂歷史，並非正史，其原本多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說唐、說岳、水滸、封神、小五義、詞都別記等說部，但無論如何總會人君起來是在那裏扮演古史。其實歷史劇並不是不好的，不過在一般戴着有色眼鏡的批評家看去，舊的東西無論怎麼好，總說他不新，說他不合時代潮流，離開現實生活太遠，我以爲這也是一種錯誤的偏見。事實告訴我們，在過去像魯迅、像田漢、像郭沫若、像洪深，以及矛盾、歐陽予倩、施蛰存等文化界的先驅者，他們都會以現代的社會意識，寫了許多有價值的史劇或歷史的小說，所以對於用新的意識來寫歷史的劇材的主張，非常同情。能夠激發民族意識的史劇，我們不僅要儘量保存而且要使他發揚光大。我們知道歷史的教育，現在已定爲抗戰的中心教育。那麼，我們對於有價值的歷史劇，當然不應該把他推翻，同時還要盡力幫助他發展。我們所注重的意識，而不在于這故事產生的時代問題。譬如以樊梨花殺兄弑父一段故事爲題材，來編成劇本，就有三種不同的寫法，假若作者以舊社會倫理的觀點來描

之下只有這三種人最下賤似的。即使「品花寶鑑」一書中所載的大人先生們，也專門考究玩戲子，琴言差不多是「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如當時的三慶四喜班的生旦角，幾乎都是大人先生們心目中的妓女，也許這是時勢風氣所使然罷。

好了，革命總算去了這些侮辱劇人的事實，也許民國初頭幾年還不免偶有發現，迨北伐成功以後，大江南北實在無此類風俗；可是我依然未敢說一般入腦袋里的因襲觀念已革完全除，聽說前年某女星隨某劇團入川，還受叫「條子」之氣，嗚呼。痛哉！

凡是東方人大抵都有這樣的想頭罷，就是敵國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也沒有兩樣，他們呼演戲的為「河原乞食」，似乎比「戲子」，的唱戲的「還」好聽些，和「倡優」好像分兩相稱。（固然「倡」並非「娼」像「倡」，應訓作「樂」，含有歌唱的意義，蓋「倡」字古通唱，不過又為「娼」字所從出，其使人和悅供人戲弄是跟娼妓初無二致，即根據史記滑稽傳褚先生附記所說：「武帝時，有所本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全和說。」可想見，

寫，一定先敘述樊梨花這女子在戰場上認識了敵將薛丁山，心裏十分愛慕他，想和他結成夫婦，就去勸他的父親投唐，幫助薛家小將掃平西番，終於演成家庭慘變，殺死了她的父親，殺死了她的兩個兄長，又殺死了她的未婚夫楊凡。那麼，樊梨花這女子，就成了應該受盡千刀萬剮的罪人。若以現代的意識來描寫，樊梨花這一種的行爲，完全是爲了爭自由，求解放，終於實行家庭革命。同時，又因爲樊梨花的父兄都是漢奸，投降西番，引誘外族入寇中原，因勸他們反正，他們不從，她才演成殺父弑父的不得已的行爲。那麼，我們對樊梨花的一片苦衷，必深表同情，而且還會贊許她是一個大義滅親民族的女英雄。

不過現今閩班的各編劇師，都不知這向這一條光明的路走。這自然因爲他們的知識不夠，必須加以相當時間的訓練，然後才能夠懂得怎樣選擇故事，運用題材。又因爲他們無論編寫何劇，必泥守有頭有尾的舊習慣，假若編的新劇，能夠迎合觀衆的心理，就連臺接演下去。有的接演到七八本而至十多本，時間拖延到三四年，還沒有結束，現在新國班演出的「白玉堂」，就是一

個很明顯的例，於是就難免犯下重吐西漢，畫蛇添足的大毛病，結果觀衆看得厭煩了。每本劇中所穿插的關於家庭方面的取材，總離不了佳人才子的悲、歡、離、合，強盜的劫掠，惡人的誘陷，施盡量輸入滑稽的情節。書生可以與小姐戀愛，書生也可以與梅香戀愛，惡僧淫尼更可以巧設機關，誘騙或種奸良家婦女。無論那一本，自開始、發展、而至小結局，調劑的配製，幾乎千篇一律，「我前劇裏曰：使人看了上文，閉着眼睛就可以想到下文。有時寫到才盡思窮，就請了所謂「劇師五師傅」：「神仙」、「大帝」、「閻王」、「雷公」、「老虎」等，來引渡離開，這就是他們沒有創作天才的表現。若是有本領的編劇師，應具寫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手段，然後才能夠把劇情變化得巧妙，不落俗套，使觀衆感到意外的興味。

上面已經說過，因爲要配合書巧變化的機關佈景，劇情就不能不趨向神怪、劍俠、荒誕、迷信的方面，完全違背科學思想，造成閩劇墮落的大原因。像這樣不近情理的劇情，自然不能使他也負起宣傳、組織、訓練民衆的使命，

所差者不過台小道罷了。然而日本維新到底是維新了，一般人把從事「能」，「歌舞伎」，「茶番喜劇」，「新歌舞劇」，「話劇」，「電影」的人們，都看作藝術家，敬仰他們，尊崇他們，至少近二十年來沒有聽到像「河原乞食」那樣刺耳的稱謂了。

但是在我國，事實是怎麼樣呢？固然有少數劇人還不知自愛，不過這只是少數罷了。自然，我自己是劇人，不使爲劇人吹法螺，平心靜氣地根據眼前的事實說，同時不說遠的，就抗戰以來的說罷，中國的劇人們雖不是擄槍殺敵的戰士，却都能拿着演劇藝術的武器，站住自己的崗位，參加這種神聖的反侵略戰，在戰地、在後方、在電台、舞台、街頭或廣場，到處展開了戲劇游擊戰，劇人固不是糾紛的干城將，直接地殺敵致果，却敢說是英勇的政工人員，不無間接幫助抗戰的偉力，在我們自信比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先生女士們總強些，至少，劇人決不是抗戰的累贅，這是不可能否認的事實；然而，劇人終究是劇人，依然不免給人們奚落而被呼爲「唱戲的」！

最近的過去，凡土地一淪陷，便有

在此抗戰建國期中，若再任他延長下去，影響國家民族的前途極大，所以訓練編劇師，改編劇本，是改良國劇初步的最重要問題。

#### 四 調子用法的分析 與詞曲的製造

閩腔的曲調，變化微細，往往兩支調子完全不同，不注意聽去，好像一樣。所以不懂得音樂，不懂得福州話的外

省觀衆，就以爲聽來聽去，覺得總是那幾個老調子，沒有變換。然而在事實上閩腔曲調的種類和變化，要比較其他任何地方的歌劇都多。據我所知道的完全屬於閩腔的調子，已有三百多種，約可分作四類，他的用法完全不同。各種的調子，都可表現各種不同的情緒。屬於「逗腔」的，如：自掏懶、淚透、觀容、倒板、寬板、急板、寬板吟、寬板疊、急板疊、板下關等調，多用於哭訴愁懷苦况，纏綿悱惻，音節悲涼。屬於「洋歌」的，如：京商、花鼓、平和、水底魚、山坡羊、紗窗外、銀紐絲、盤關等調，多用於唱和、盤答，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劇中人，在臺上連環接唱，各訴

心情，屬於「詠調」的，如：四大景、奈何天、玉美人、空谷蘭、瀟水、瀟水等調，爲此遊賞玩所唱的曲調，是表一種風流瀟灑之致。在旦角唱，頗爲銷魂，在其他角色唱，也很流暢。屬於「江湖調」的，如：盤排調、江樓疊、是用於敘述往事，陳訴衷情，極溫文爾雅之致。此外還有幾種不用絲竹，只用鼓板和小鑼拍奏的雜調，如：行板、撲燈籠等，都屬於這一類。

在閩劇中，應用的腔調，不止一種，牠能容納各種不同的腔調，無論崑腔、秦腔、弋陽腔，而至於西洋音樂的歌曲，都能夠無條件的接受與運用，把它變化作閩腔的調子唱，如「新茶花盜圖救國」劇中所唱的「自嘆」一曲，聽者僅感其音調悲涼淒愴，而不知道係採用什麼調子。這調子，實採自崑劇「起寶投江」的崑曲十三腔，所謂「十三腔」，就是：「桐城」、「蘇蕩」、「雙疊翠」、「玉娥郎」、「四不象」、「掛枝兒」、「耍孩兒」、「青江引」、「三勾手」、「銀柳絲」、「古兒天」、「六娘子」等十三種腔調合成的。每一腔調，都有名色，中以雙疊翠作兩腔的，故名十三腔。然新茶花自嘆所採用的

不少大人先生們爲虎作倀，但新豔秋、怡人耳，却會刺繡斌而被傀儡的鷹爪處死，（一說下獄）究竟王克敏、梁鴻志、汪精衛之流高尚呢？抑新豔秋下賤呢？前年在上海的倭寇，誘請歐陽予倩先生爲傀儡。陽先生一再拒絕，終於離滬至香港而來後方工作了，又威脅利誘女星季紅爲廣播員，她甘爲生活而去作舞女，却不願爲敵人利用，使敵人驚異地只好說：「料不到中國居然也有這樣有人格的人！」事實上，這樣的事非自今始，自古有之，決不是近世俗伶才有此種高尚氣質，君不見秦檜主和，渡江以後，時人對秦檜之賣國媚敵行爲，幾無敢譏其非者，當時情形，正如陸放翁所說：「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不止無非議者，竟連對泣的人也少了！可是據程史所載：「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并銀絹萬兩匹，綵千緜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席，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件似荷葉交椅從之，談語雜至，參軍方就椅，忽墮其纒頸，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勝環。」

，只有九腔：「想起青樓苦最多一句，爲桐城腔；「飄茵落溷淚滂沱。儂怨薄命雙親喪，身墜火坑好慘傷。百結愁懷無收伸，淚滿衣襟有誰憐？日嘆紅顏多薄命，嗚呼風塵迫迎賓」等句，爲蘇蕩腔，「無奈何情願賣面不賣身。可恨惡舅局了我，拐賣煙花受苦辛」等句，爲雙疊聲；「何等傷心。淒涼恨轉增，心緒亂攪攪。何時得知心情節，托付終身」等句，爲玉娥郎；「同效于飛，梅花紙帳同衾枕」等句，爲四不象；「辜負了美景良宵，嘆自嘆才貌少年有多少」等句，爲掛枝兒；「未有他英雄李委」句，爲耍孩兒；「願效弄玉女，得配蕭史郎，同恩愛，到白頭，舉案齊眉」等句，爲青江引；其餘三勾丰、銀柳絲、古兒大、六娘子等四腔，則未採用。

其所以然。而演唱者却我行我法，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唱法。有人以爲這是劇班要迎合外省觀衆的心理。因爲外省人大半不懂福州話，爲吸引他們的興趣計，只好在演唱時，滲入了些油腔滑調的「外江」話。其實不然，據我所知道的，完全是受了從前江湖班三下響遺留下來的影響。關於此點，也是使閩劇趨於墮落的原因之一，我們應該把這劣點，從速改正才好。

說到劇作家的連用詞藻，實較騷人詞客爲難。蓋劇中所唱的曲，有宜雅之處，有宜俗之處，雅非一味典雅，而須出以超妙之筆，如蒲三善的紫玉釵；俗非一味俚俗，而須含有雋永之旨，如邱琴舫的堵問祭。李笠翁論填詞製曲云：「極粗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填詞，但宜從脚色起見。如在花前口中，惟恐不粗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詞。無論生爲衣冠仕宦，且爲小姐夫人，出言吐詞，當有雋雅從容之度；即使生爲僕從，且作梅香，亦須雅言而發，不與淨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淨丑淨丑之腔故也。」又云：「填詞之理，變幻不常，言當如是，又有不當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詞，貴於莊雅，製淨丑之曲，



（按按香同一「二聖還」蓋即指徽欽二聖還朝）伶遂以札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錢絹例物，此環掩腦後何也？」一塵失色，槍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被入聽不起的戲子居然會在臺檯面前演戲在說白中大胆地譏刺奚落他，大人物倒只會失色，這種戲子不是比渣滓諸公強些嗎？在此，我還是平心靜氣的說：一個劇人，最低限度須自善其身，同時他也確是一個教育家，一個戰士，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像演劇的人為抗戰建國而在舞台上活動，也許抗戰的前途更有望些罷。

### 抗戰新開

主編 方桂

零售：每冊二角二分

（本）三個月（六期）七角

（預）半年（十二期）一元二角

（定）全年（廿四期）二元五角

訂閱處：福建漳州中山公園紀念台抗戰新聞社

### 董每戡著作介紹

空軍劇叢——保衛領空  
神農劇叢——未死的人

務帶談諧，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風流放佚之生旦，反變莊雅為非；作迂腐不情之淨丑，轉以談諧為忌，諸如此類者，悉難臆注。「惜乎現今各劇班的編劇師，對於詞曲的製作，多未得此中三昧，凡屬於「逗腔」的詞白，雅好堆砌典故，堆砌詞藻無機趣。又因屬於逗腔的詞子，如自掏袋，觀容之類，歌唱時，一字與一字之間，往往相隔甚遠，行腔的噁噁聲音，拖得太長，不僅沒有好嗓子的人不能唱，就是在好的嗓子者唱來，也格外不容易使觀衆聽得懂曲詞中的意義。從前觀衆每逢聽着他沒有聽過的戲，必先購買此戲的曲底，把曲底讀了幾遍，將曲中的詞句記，然往照着曲底仔細的聽。往往一大意，就不知人家唱到那裏去了。對於「洋歌」，因歌唱時，字眼分明，容易使觀衆聽得懂，而所採用的詞句，喜近於鄙俚。但有時聽人許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話，以迎合一般觀衆的低級趣味，這不僅有傷大雅，而且妨礙風化。

我們是希望閩劇也像其他的大衆化的戲劇一樣，能夠負起戲劇教育的使命。戲劇教育的對象是大多數的勞苦大衆。那麼，閩劇中所穿插的曲調字句也要

大衆化，不應該只顧修飾文詞，堆砌典故，必須使觀衆聽了就會深切了解其中的意義。

在這裏我要附帶說些關於說白的問題。閩劇的說白，也有許多不近情理的，如小女娃自稱本姑娘，人義上高呼俺好漢；每一個劇中人在初次出場時，必先報姓呼名，自述身世。王稱孤王，寡人絕對，父曰爲父，王季多達；有的濫用文言，使演員在臺上說話時，有人懷疑到他在背書，有的在福州十話中，又滲入了一兩句外江話，或全用「半鹹淡」的官話，變成了不倫不類。三等劇班，丑角出場時，只要鼻端抹了一塊白粉，就可以在許多觀衆面前，胡說八道，用了許多下流話以討好。這種種的乖謬，思之嗟然，這也是閩劇急待改良的一點。

### 五 樂器的種類與效用

閩劇的音樂，與演員在舞台上的動作，是有密切的關係。假若把一切的樂器廢棄不用，演員在舞臺上的動作，就變成沒有紀錄，沒有節奏的。不惟如此，把那些樂器合奏起來，也能夠增加

觀衆的興奮，並含有象徵的作用。如亂鐘（鑼鼓名詞）一聽便令人覺得這是表現一種狂亂，慢長鐘，令人感覺這是馬蹄得得，陰森可以表示水深，……從藝術方面而論，若說國劇將來必須走入話劇之途，才能夠存在，那麼，何以世界文明的國家，還沒有把歌劇消滅去。要說是音樂使不是戲曲，那麼，何以有許多人，多少年來，仍然不斷稱贊西洋歌劇的名曲？國劇，它也有音樂藝術的一類，何以單獨不能存在？不過我們要使國劇的音樂，能夠發生實際的效用，就必須先把國劇的音樂應改革的各點，拿來研究研究。

國劇所用的樂器，與平劇大致相同，備絲、竹、木、金、石五音。絲者弦樂。如：二胡、月琴、三弦、嗩胡、椰胡、梆子胡等都是弦樂，竹者管樂，如：笙、管、笛子、大小嗩吶等，都是管樂。屬於木的，如：檀板、梆子板、柎板（也有叫做樂魚，若沒有柎板，就用魚鼓來代替）等。屬於金的，如：大鑼、小鑼、小鑼鑼、及大鈸、小鈸、清水鑼等。屬於石的，如：大鼓、小鼓。普通稱金革為「硬引」，絲竹為「軟引音」。照響學的规定，凡聲音不能繼續，

或者暫時繼續，而振動不規則的，叫做噪音。有一定之振動數可測的，叫作樂音。國劇的樂器，二胡、月琴、三弦、嗩胡、椰胡、梆子胡、笛子、管子、笙、大嗩吶、小嗩吶等十一種，音高的都是樂音。大小鑼、大小鈸、大小鼓、小鑼鑼、清水鑼、檀板、梆子板、柎板等十一種，所發的都是噪音。這種噪音的樂器，因無音階之組織，所以不能成曲，只能交互作響，在戲劇中也不過表示一種節奏，或作一種起唱與停唱的儀式，或指明劇中人的動作，使觀衆注意。並不能與別種樂音配合奏。譬如鼓板，是完全管起止回快慢的。牌子中的鑼鼓，如水龍吟、將軍令等，好像一種和聲的組織，其實也不過用以明節奏壯聲勢。其餘各種的敲法，都不過習慣的形式，沒有什麼音樂上的意義可言。至如穿便衣的出場說引子用清鑼；穿蟒袍的大官員說引子用錫靴；表悲哀，入套多用拖鑼，表劇中人的思想用抄鑼，表緊張的局面用急急風，表驚恐的神色，用急急風下風，若有加唱，又用鷄啄米。這些介頭，有的確可以使音樂和動作一致，完成中國劇場象徵主義的任務。並且有時候音樂的象徵可以表示一種思想

### 政治宣傳與抗敵演劇

丁 浪

「此非此地」我們要求着在民族解放的鬥爭里，演劇藝術工作者不單是來服務於抗戰，不可忽視的是要建立我們民族演劇的基礎。

要建立起我們民族演劇的基礎，應毋庸議的至高度的在演劇藝術的質上求進步求發展。

過去一期抗戰里，我們親自到演劇活動從「一點」的發展成爲「全面」的，本來盤居在都市里的藝術工作者都進入了農村，走上了前線。同時各地活動劇團蓬勃的興起，在數量上，是一個空前的發展，但是我們卻重而提出演劇藝術是這樣發展是不夠的，（十分不夠的）必定要在質上求進步，求發展，那才是我們演劇工作者的準確路線，也就正是第二期抗戰演劇的課題。是的，我們要完成第二期抗戰的政治任務，我們演劇工作者只有提高演劇藝術的「質」來更高度的發揮它的具體的正確內容。

我們的抗戰演劇，決不再是某某等所謂藝術家在亭子間的幻想和個人先生活欣賞的「玩意兒」，而是活動在實

。搬一塊石頭，洗一洗，上房，下井，都有音樂的輔助，完成象徵主義的任務。但有的却很幼稚。鑼鼓的敲法，除牌子外，細分起來，大小不過二十種上下。牌子呢，只要是歌吟的總可以想法嵌大鑼。胡琴、笛子的牌子，就夾幾下小鑼，或是小鑼鑼，沒有什麼曲折，只看敲的人合手不合手，熟練不熟練來分好聽不好聽就是了。

自民國六七年間，小劇「上天仙」、「南華」、「天籟」、「天聲」等劇，相繼來閩演唱之後，各閩劇班多受其影響，也就是閩劇班大變化的時期。一切的一切都要摹仿着劇班，場面自然也受了影響，全套平劇班的鑼鼓，也搬上閩劇的舞臺。其音高尖無韻，不若舊製鑼鼓中和悅耳。各閩劇班從前所用的鑼鼓，大鑼質厚體大，發音宏亮，大鼓小鼓，面鼓亦寬，出音圓潤，大小鼓體大而質薄，整調脆而不尖，配合而奏，適得和平音調。現今都改用了高音的鑼鼓，只求敲得越響越好，武戲常有兩天打破一面大鑼的。文戲的倒板、衝頭、脆頭等等，也以拚命敲打為好。以為一來是非此不足以壯角色的聲威，二來是以為觀者腦筋麻木，非此不足以資警

醒！大凡打鼓的都是耳朵比常人靈些，竟有上年幾平完全聽不見。試問這種轟天動地的鑼鼓，有什麼價值？於武戲中用之，還嫌它欠缺韻味，若論文戲，就更不適了。我的朋友劉圓其曾說，目下閩班武場，已趨退化，他們奏出幾段不帶除音的紐絲，或大小鼓滑亂的踢靴，反自鳴得意，以為改良，還不曉得許多見解高超京朝派角兒，都以擊韻融和的金為伴奏，把這種高噪無韻的鑼鼓，老早的束之高閣了。

樂音的樂器，如所唱的調子，屬於「逗腔」之類，以笛子為主，配上管子、三弦、或其他笙、嗩胡、椰胡等，算是唱工的伴奏。曲中有過嶺處，必加入小嗩胡。從前嶺字很長，前臺演者在過嶺時，可以不唱，往往由後臺司鼓者接緊，現今嶺字多縮短，也沒有接腔。如所唱的調子，屬於「洋歌」之類，就以二胡為主，配上月琴、三弦或嗩胡等，和唱工來伴奏。曲尾若有過嶺，也加入小嗩胡。若屬於各種琴串，像柳青娘之類，以椰子胡為主，配上椰子笛、椰子板。設若沒有椰子胡，則改用二胡，配以嗩胡、三弦、或月琴。琴串不和唱工伴奏，只用以幫助演員在舞臺上的

的戰鬥里的政治宣傳最有力的工具。為了我們要實道這，具，所以好好的很恰當的運用他。

「戲劇」是一種獨特的藝術的形式，我們要用它來作抗敵宣傳，首先得用正確的豐富的政治內容來充實它，發展它。假使說用點「風花雪月」來作爲它的內容的話，那就是侮辱了「戲劇」，摧殘了戲劇藝術的戰鬥性。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或者有意無意的歪曲了演劇藝術的藝術性的要求，我們十分之九必須提高演劇技術，政治宣傳與抗敵演劇兩者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決不是漠不相關或者是根本對立的。

有人誇張了「技術」認爲「藝術是至高無上的」而忘掉了正確的政治內容，只是在形式上弄得花花綠綠的使人看得目眩頭昏，內容呢？根本是莫名其妙，沒有積極主題的東西。這種「唯技術主義」的提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還有人和「唯技術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認爲「宣傳劇只要對付一下好了，用不到什麼燈光，布景等方面的完美的」他們把提高演劇技術絕緣於政治，以致造成「藝術是藝術」「宣傳是宣傳」的錯誤論調。這是藝術的「貧血症」！我們也不要它來阻礙我們正確的演劇藝術的發展。

我們的演劇藝術是屬於廣大的羣衆

舞蹈工作，能夠使觀衆注意。花旦在台  
上如表演「挑燈」、「掛帳」、「縫紉  
」、「紡紗」等動作，必用琴串配合，  
以增其嫵媚姿態，其餘小吹的用途，  
只是吹牌子，若有扮佛祖的出場，用  
浪淘沙，男女亦有別，男的如如來等，  
老唱「要開根由」；女的如觀音等，多  
唱「渺渺茫茫」，都以小吹唱為主，和  
笛子等合奏。不過所和的曲，僅寥寥幾  
句而已。大吹唱必兩支合奏，僅嵌以小  
鈸，不與其他樂音的樂器配合。從前用  
的一支闊音，一支窄音，如今用都同樣  
的兩支。如開堂用寬科場，官員聚會用  
急科場，三軍的主帥登場用點降，山賊  
的寨主如由開堂踢靴出場用粉蝶，如以  
急急風上用風入松，文官宴會用雲銀花  
，武將軍會用畫眉樹，神仙出會也多用  
點降，入台用青江引，騰雲駕霧用雲歌  
或千秋歲，佈陣用耍孩兒……等，都  
有一定的樂器，和一定的牌子，不能隨  
便亂用。笛子如兩支同吹，就不與管子  
、三弦、椰胡等合奏，也僅嵌以小鈸，  
並不能以歌曲相和，這叫做「小吹」，  
也叫做「小科場」。劇中加有「天子臨  
朝」，及「燒香」等場的動作，多用小  
吹。若係演「天子臨朝」的小吹，還必

須加入小鑼鑼。小吹的牌子也很多，常  
用的有雙貴子等。但無論怎樣，總不能  
與唱工相伴奏。

閩劇的音樂，樂音的樂器鑼鼓太多  
；看得也太重。樂音的樂器，除胡琴笛  
子與歌唱有重要的關係外，其餘都好像  
奴僕一般。若是鑼鼓胡琴離開了戲臺單  
獨演奏，就不能動聽。從這幾點看來，  
閩劇的樂器，也要加以改革，在可能的  
範圍，最好能夠加入新樂器。不過，鑼  
鼓雖然鬧人，是不能完全廢去的。如果  
廢去了它，便在舞蹈式的動作上，失去  
了節奏。外國大交響樂的聲音，也不見  
得比鑼鼓的聲音更小，閩劇的絃樂好像  
是太簡單了，所以不能作成和聲，若把  
絃樂擴充了，那麼它將來也許會能夠替  
代鑼鼓的一部分責任。管樂似乎也不健  
全，管樂也有許多應改進的地方，將來  
閩劇必須由加添音樂，改造樂器各種問  
題上謀一出路。

最·近·創·刊

### 戰 劇 教 育

全年十二冊·每册二角  
訂閱處：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  
戰劇教育社

的，正因為這樣，我覺得有提一  
劇的人，了解大衆化，是去一  
有，這是錯誤的，大衆化，是  
要，提高大衆的藝術水平，使  
代去，使大衆的藝術水平，使  
比較進步的人，也去進步，所  
一點，低級趣味，去盡就大衆  
的，錯誤，因為真正的正運，不  
演劇藝術水平提高後才能完成  
技術，最後我們談一談怎麼來  
也不是一閉門造車，不是一  
也是一件最實際最積極的工作  
高演劇技術，也只有參加到實  
里去，在農村，戰場的演劇，  
不少民族的，地方的演劇，好  
歷史系統。

術，我們反對一閉門造車，  
能，我們堅信，只有在實際的  
向前的，我們堅信，只有在實  
劇技術，也才能把正確的政治  
出來！

前面，我們應該了解我們的位  
內容，我們現實的內容，是  
民族藝術的基礎，讓我們來觀  
演劇藝術的基礎，讓我們來觀  
正，只有政治內容，才能充實  
術；只有政治內容，才能充實  
強大的政治效果。

# 孤軍

## 丁光乃

時間 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九日拂曉

地點 金雞嶺陣地一角

人物 排長

馬得標

王國強

李成龍

士兵

農民甲

農民乙

農婦

老婦

看護

傳令兵

其他士兵

佈景

舞台左方置有麻袋築成的工事，橫斜在台上，工事多已被毀，麻袋中間有土坡可以窺見外面隱著的樹木，台右為出入口，陣地裏除了一挺機關槍以外，並亂堆着沙袋、鉛絲、子彈箱、槍械等軍用品，此時天色未明，天有下紅。

幕啓

的勾月，在暗暗的點綴着。

士兵們早餐過後，軍民打成一片

在忙着修補被毀的陣地，農民甲

乙在築戰壕，士兵在堆麻袋，大

家高興地忙個不停，而馬得標却

還在悠閒地吃個不停。

（向得標）快吃呀，天已經快亮

啦，說不定一會又要衝上來了。

得標（邊吃邊說）媽的，現在

連吃飯都不能按時就頓的吃了，

夜裏就吃午飯啦。

現在能有的吃還是好的呢，你沒

看還有多少糧食嗎？

得標

還有多少糧食？

國強

時，我看頂多也只夠吃几天啦。

得標

只夠吃幾天，那怎麼辦？

國強

怎麼辦，日本鬼子的軍隊，連今

天已經包圍我們九天了，援兵要

是再不到，那我們整個金雞嶺就

完了。

成龍

王國強，你說話別那麼洩氣，援

兵不到，怎麼着？咱們這兒千百

個弟兄就不能跟他們拚嗎？

得標

李成龍的話才對呀，咱們有的是

人，只要咱們有胆量，嚇也要嚇

死他們呢。

成龍

不過現在最缺乏的是子彈，你們

沒聽排長說嗎？

國強

排長怎麼說？

成龍

排長說，現在每個弟兄頂多也不

過兩排子彈，所以我們射擊的時

候，要特別的小心，不要浪費！

對了，沒有飯吃，倒沒有關係，

沒有子彈可有點麻煩。

得標

不要緊，不要緊，咱們的陣地在

山上，日本鬼子的陣地在山下等

到咱們的子彈都打完的時候，咱

們就上好了刺刀，來一個，咱們

就殺他一個。

農甲

（築戰壕的農民聽了也高興）

對了，你們的用刺刀，我們就

用鎗打。

得樣好，要得。

成龍 中國人別的事不齊心，提起打日本鬼子，沒有一個不高興的。

（農婦搬門板上）

成龍 張大媽，爲着終戰，把你們家裏的門板都搬來了，你討厭我們嗎？

農婦 那有什麼呢，你們各位這樣拚着性命保護我們，保護國家，難道我還惜乎這塊門板嗎？

國強 看不起張大媽倒很愛國呢。

農婦 現在除了甘心做漢奸的以外，那一個不愛國，那一個地不恨日本鬼子。（整理弟兄們吃完的碗筷）

農乙 兄弟們，只要你們肯幹，我們老百姓是沒有不忙的我們都早已看透了，這兩年來，我們常常聽見人家說，日本鬼子搶去的地方，我們老百姓受的苦，實在太大了，男的給他們殺死，女的給他們姦死，房子燒了，東西搶了，還要拉我們壯丁去訓練，訓練好了叫我們自己人打自己人，到那時候，我們還想好好地活下去嗎？那不是笑話，所以我們現在只有

幫着你們幹，才好打出一條生路。

成龍 對了，只有軍民合作到底，才可以打出一條生路，才可以消滅日本強盜，才可以保住自己家鄉。現在老百姓可真進步了。

國強 怎麼着？咱們當兵就不進步嗎？咱們也進步了，從前咱們自己人打自己人，現在咱們可明白了，不自己人了，都聯合起來打日本鬼子了，從前軍閥時候的軍隊，老是欺負老百姓，買東西不給錢，張大媽，現在咱們可沒欺負你們，買東西照樣給錢，不過有時候，老百姓見了咱們買東西，價錢要特別貴些，這是啥道理？好了，好了，別囉唆了！

國強 （排長上，他在陣地四週巡邏了一下，看見老百姓們辛苦在工作）

排長 諸位，這一次咱們在這兒作戰，你們這樣熱心的幫助我們，真叫我們大感激了。

農乙 排長，你說的是那兒話，這種搬運，抬子彈，搬運糧食的事，是我們老百姓應該幫着軍隊做的

農農

農甲

對呀！現在大家力量不拿出來，難道等鬼子來，替鬼子們做？

我告訴你吧，排長，不要說我們年青力壯的，應該來幫助你們做，就是我媽，她今已經六十多歲了，可是她還要跟我們一齊來幹呢，我說嗎：「你不必去了，你的年紀實在太大了，身體又不好。」媽聽了我的話，大不高興，她說：「救國就是你們年青人可以教的，我們年紀大的就一點用處沒有，等着給日本人打過來，是不是？」我說媽：「不是說你不能教國，救國當然是不分老少的，可是你的年紀實在太大了我怕你吃不消，我是贈送你呀！——她就說：「體諒，你體諒我，有什麼用，日本人打過來了，他也體諒我嗎？」我說媽：「只要我們老百姓大家一條心，真正的幫着軍隊們幹，日本鬼子沒有那麼容易就會打過來的。」她說：「好，好，你去，你去，你不要管我。」現在恐怕還坐在象裏生氣呢。

抗 戰 激 刺

排長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親。

農婦 (提着飯桶籃子走過來) 排長，聽說這兒的糧食快沒有了，是不是？

排長 是的，本來這兒所有的糧食頂多

也足夠吃半個月的，可是現在已經餓困了九天，所剩的當然也有限了。(聽着飯聲) 不過，這不緊要，我們的弟兄，個個都能耐苦的，個個都抱着拚死的決心，以後我們可以每天兩餐飯，改吃一餐，這樣也可以多維持兩天。

農乙 不，這不能，弟兄們，這九天來，也實在夠辛苦了，要是肚子再吃不飽，那打戰就沒氣力了。

得標 這不要緊，咱肚子可大可小，咱要有的吃，咱就把褲帶子繫緊，咱要是沒的吃，咱就把褲帶子繫緊。(說着把褲帶子繫緊)

農甲 這樣好了，咱們老百姓在後面，

橫豎不要緊，咱們每天吃一餐好

了，餘下來的，咱們拿來接濟你

們。

農農 對，對，

排長 不，不，這不能。

(台內有喊一兩元，兩元一的聲音，農甲急忙跑進去)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老婦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農甲 (高興地) 啊！你們都在這兒呀！

國的老百姓對於抗戰已經深刻的了，同時也發掘了幾千年埋藏着的中國力量。

(傳令兵上)

傳令兵報告排長，敵人的大隊，已經在五百米突的距離，開始向山上包圍，營長命令大家準備。

排長 營長在山頂嗎？

傳令兵是的，從望遠鏡裏看得很清楚。

排長 好。

(傳令兵敬禮下)

排長 弟兄們，敵人的大隊，已經開始向山上進攻了，大家準備好。(回頭向民衆) 現在請大家暫時離開，這兒很危險的，敵人已經開始進攻了。

農甲 不要緊。

農婦 我們不怕危險。

排長 不，這兒是火線，是我們軍人拚命的地方，你們不能白白地犧牲呀，犧牲一定要有代價的。

老婦 不，我們一定要同弟兄們共生死。

排長 老太太，你這麼大的年紀，還要在戰場上拚，那真是太說不過去了。



農婦 (向大家) 請你們都離開這兒。我雖然是個女人，可是我的氣力並不比男人小。

(槍聲響了)

排長 你聽敵人已經逼近了，你們快走罷！

農乙 我們還是走罷，不要妨礙他們。

衆人 好罷！(下)

(士兵們都緊張起來向山下插準)

(排長很機警地在指揮着)

排長 弟兄們，現在我們的子彈，比我們的性命還要寶貴。我們不能隨便消耗我們的子彈，在距離遠的敵人，我們千萬不要射擊，大家聽到了嗎？

衆兵 聽到了。

國強 喂！馬得標，那兒有敵人。

得標 那兒？

國強 那棵矮樹後面。

得標 來，給他一槍。(說着就是一槍)

(王八羔子滾倒山底下去了。)

成龍 喂，怎麼那兒有火。

士兵 啊呀！火不小呀！

排長 (用望遠鏡四面眺望) 敵人已經用火燒了。

得標 排長，這邊也冒煙了。

國強 已經也着火了。

排長 不要緊，大家鎮靜，馬得標，把槍口支低一點。

得標 是。

排長 弟兄們，敵人已經逼近了，大家把槍緊一點，機關槍向左掉一掉，向着那棵矮樹後面射擊，(排長手剛指出去，一粒子彈從他手裏穿了過去) 呵！

成龍 怎麼啦。排長。

排長 (忙用左手握住) 沒有什麼，不要緊。

成龍 流血了嗎？

排長 不要緊，不要緊，快放，看，鬼子兵已經逼近了，弟兄們連續的放，扔手榴彈。

(機關槍聲，手榴彈爆炸聲)

(士兵受傷倒下)

(槍炮聲漸稀)

國強 退了，退了。

得標 跑了，跑了，王八孫子。

成龍 (扶起士兵) 劉得勝，怎麼啦？傷重嗎？

士兵 (呻吟)：

排長 (看見國強還在放槍) 好了好了，遠了，不必放了。

得標 排長，他流的血不少呀！

(看護及農民甲乙抬担架上)

排長 (撫慰士兵的傷處) 請你們先把他扶下去，替他包紮起來。

士兵 不，排長，我的傷不要緊，我不要離開這兒。

排長 你已經負了傷了，你應該下去休息，休息。

士兵 休息？排長，現在還是我們休息的時候嗎？敵人已經把我們重重地包圍了，飛機，大炮天天地轟炸，援兵又不見到，我們除了和他們拚死以外，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排長，請你容許我留在這兒，雖然右膀受了傷，可是我左手還可以扔手榴彈，還可以用大刀向敵人的頭上砍過去，敵人可以打斷我的手，他可打不死我，爲國復仇的心(激昂地)

國強 劉得勝，你靜一靜。

百護 你這樣流着血是不行的，要減少你作戰勇氣的。

成龍 還是先下去包紮一下，再上來罷。

士兵 敵人打不死我，我就得打死敵人。

看護

同心，你就聽從排長的話，上包紮一下罷。

排長

好兄弟，你這勇敢的精神，固然可以敬佩的，可是你該知道我們軍人是應該以服從為天職。

看護

對了，你應該服從長官的命令呀。

士兵

（看看傷處）服從，對了，可是我包紮好了，我是要回到陣地上來。

看護

好，中國了你們這些英雄，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農民甲乙扶士兵下，看護隨下）

（傳令兵上）

傳令兵 報告排長，營長請你上去。

排長 好。（轉身即下）

（傳令兵隨下）

得標 奶奶個雄！鬼子攻了九天了，都攻不破我們的山頂，真他媽的沒用。

成龍 是呀，日本鬼子只會欺負沒武裝的老百姓，他除了大砲，飛機以外，他們不耗用。

得標 咱最痛快的，就是上起刺刀打衝鋒，你要衝到鬼子的陣地裏呀，你還沒有拿刀擄他呢，他就跪

在地，叫爸爸了。

國強 喂，上面不是有命令抓到俘虜有賞嗎？

得標 賞？咱才不要那個賞呢，咱接死了一個鬼子，比比領賞痛快多了。

成龍 真的，命令已經下來了這麼久了，可還沒聽見弟兄們抓到俘虜去領賞呢。

得標 誰願意領賞？那個王八孫子才不領鬼子呢？奶奶個雄，鬼子把咱老家佔了，咱的老婆還在山東呢。

國強 啊，看不起咱們得標還有個鬼老婆呢？

得標 什麼鬼老婆，你別聽不起，咱老婆是穿起兩件厚皮襖，燙起頭髮，買雙高跟鞋穿起來，那才漂亮呢。

成龍 那你想不想她呢？

得標 怎麼不想她呢，矮矮的個兒，胖胖的臉，走起路來扭扭捏捏地。（說着走了兩步扭捏的樣子）

國強 矮矮地胖胖地，那不成了矮冬瓜？

成龍 我問你，你想你老婆，那老婆是不是想你呢？

得標 當然想咱啦。

國強 不是想你能。

得標 不想咱啦，還想你了？

成龍 我問你，你想她，她想你，你們隔了這麼遠，那不要得想思病嗎？

得標 所以一就打了。

成龍 打誰呀？

得標 打鬼子呀。

國強 對了，把鬼子打跑了，你就可以回山東看你的矮冬瓜了。

得標 她媽的，老子揍你，（走去要打他）

（這時台內有喊「立正」的聲）

得標 不要鬧，團長來了。

（兩人停手）

國強 在那兒？

成龍 轉彎了，到團部去了。

（集合處響起，只聽見台左許多快步聲）

成龍 大概是團長召集講話。

得標 對

國強 不要說話，聽。

各位同志！

（台內有多數人立正聲）消息，剛才奉到師長的命令，要我們死守在這兒。

（雜亂的歡躍聲）

齊 靜一靜，我想各位聽到死守在這兒的消息，一定很高興，其實我們早就決定在這兒死守了。（頓）各位同志，連今天我們已經守了九天了，在這九天裏，敵人不斷的進攻，他們用飛機掩護，累次的轟炸，累次的燒山，累次用密集的炮火進攻，可是結果怎麼樣，雖然我們犧牲了很多忠勇的弟兄，可是我們的陣地，絲毫也沒有動搖，官兵團結的精神始終一致，雖然子彈糧食都感到缺乏，可是我們還有我們的血，我們的肉，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血肉築成鐵的陣地來抵抗敵人，現在在我們的週圍，有一旅的敵人，他們想一鼓作氣的打下金雞嶺，實現他們的掃蕩計畫，這種計畫，他們只不過是夢想，實際上是沒有那麼容易的，現在本團鎮守金雞嶺我們就應該切實地負起保

衛的責任，無論敵人的炮火是怎樣的利害，怎樣的猛烈，我們也得要沉着應戰，現在師長命令我們只可前進，不得後退，那我們更應該服從這個命令，大家知道，我們當軍人的，對於上面的命令，只有絕對的服從，我們要是違反了命令，就失去了中華民國軍人的資格，上面叫我們死守，我們就得死守，上面不叫我們撤退，我們死也不要撤退，這些我想弟兄們都該聽清楚了。

衆 聽清楚了。

衆 我們要死守在這兒。

衆 死守！

齊 我們在金雞嶺苦守了這九天，已經告訴敵人，中國軍人不屈不撓的態度，和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格，這在精神上我們已經得了很大的收穫，可是我們還得要繼續這種精神，和敵人死拚下去，現在我們的子彈不多了，但是一粒子彈，我們就得要抵禦敵人的十粒子彈，不流到最後一滴血我們是決不會停止的，完了。

（大家立正的聲音）

齊 消息

（外面腳步聲）

國強 聽清楚了嗎？

得標 聽清楚了，團長的話講得真痛快

國強 他所說的，就是我們心裏要說的話。

得標 媽的，就是全軍覆沒，我們也得

國強 要死守在這兒，

得標 我們要把最後一滴血，洒在這陣

國強 地上，你願意嗎？

得標 那個王八旦才不願意呢，前年饒

國強 子青死守寶山城，羅方珏死守南

得標 口，咱們今年也來他一個死守金

國強 雞嶺。

得標 對。

國強 這都是表示我們不做亡國奴。

得標 表示我們中國軍隊是不怕死的。

國強 更表示最後的勝利，是用性命換

得標 來的。

國強 喂！那邊又着火了。

得標 （得標，國強去看）

國強 不要緊，在很遠呢。

得標 媽的，你燒吧，就是咱們一團人

國強 全死完了，可是中國兵是死不完的，

得標 中國的老百姓更是死不完的

## 抗 敵 戲 劇

排長

(排長上)  
你們不要只顧說話，疏忽你們的防務。

成龍

不要緊，咱們在隨時注意着呢，剛才團長訓話，你們都聽到了嗎？

衆

都聽到了。

排長

我們一定要拿出最大的力量，作最後的掙扎，來打破敵人的掃蕩計劃，只要等到我們的友軍一到，我們就可以幾面夾攻一鼓作氣的把敵人消滅。

(士兵和看護上)

排兵

報告排長，我回來了。

排長

怎麼，你？

看護

排長，他的傷沒有好，並且傷得很利害，可是他一定要回到陣地上來，我們怎麼樣勸他，他也不聽。

排長

你爲什麼不聽從醫生囑咐呢？

士兵

排長，我並不是不聽從醫生的話，我實在在醫院裏心裏不定，現在陣地正在危險緊急的時候，我受了一點點兒傷，就躺在病院的床上，我實在過心不去，排長，請

看護

你再給我一個殺敵的機會罷，我要死，就死在戰場上，這是我們軍人應該這樣的。

(槍炮聲)

(傳令兵上)

傳令兵報告排長，敵軍數百人在三百米突距離向前移動，連長命令準備還擊，(下)

排長

弟兄們，現在敵人先向我們進攻了，我們要沉着應戰，大家準備

看護

同志，現在準備開火了，你還是跟我回醫院去罷。

士兵

不，這正是機會到了，我不能放過。(說完就跑到麻袋前)

排長

(看他這樣勇敢的精神，也無法阻止，向看護)好，就讓他暫時留在這兒罷！

(看護下)

士兵

排長，敵人逼近了。

得標

排長，他們又用火燒山了。

排長

不管他，大家鎮靜。

(敵人的吼聲)

排長

弟兄們，預備，放。

(雙方槍炮聲愈形密集)

成龍 鬼子們衝上來了。

排長

用機關槍密集地掃射，扔手榴彈。

士兵

(若有日兵懸着往七衝) 奶奶個雄，送你回老家，(他連續兩槍把兩個日本兵打下去了，接着又衝上來一個，對準士兵就是一刺刀。)

(士兵啊啞一聲倒地)

排長

傷在那兒？

士兵

排長你不要管我，你去幹

排長

弟兄們把槍聚一點，消滅我們的敵人。

衆

是。

(日兵又不斷地衝上，終於給我們英勇的將士打退了)

(槍聲漸稀)

國強

跑了，跑了。

得標

再幹他兩個。

成龍

倒了，倒了。

排長

好，停，不好放了。

士兵

(在呻吟着)

國強

劉得勝，你傷在什麼地方，要緊嗎？

嗎？

(看護及農民甲乙抬担架上)

得標

劉得勝，你怎麼樣了！

士兵 我，我不行了。

排長 不要緊，你不要着急。

士兵 排長，金鷄嶺是我們的，是我們中國的，我們千萬不能退呀。我——

排長 你放心好了，我們決不會退的，我們一定用最後的力量，保衛我們的金鷄嶺。（向担架隊）請你們先把他抬下去包紮起來，不，用不着了，我已經完了。

排長 好兄弟，你，——（抓着他的手）

士兵 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心願，又殺了幾個日本兵，這樣死了，我也甘心了，弟兄們你們好好地幹罷，把這些殺人放火的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去，替我報仇，替我們成千成萬的死難同胞報仇。啊！排長，弟兄們，再：見。（倒下）

排長 劉得勝！  
國強 劉得勝！  
看護 劉得勝！  
劉同志！

（大家的聲音由急而緩，由高而低，於是失望地彼此看了一眼，低下頭）

（在這樣悲壯的情況下渡過一個長長的時間。）

排長 （慢慢地站起來）想不到他終究如了他的心願，死在陣地上。

看護 這簡直叫人感動得流淚的。

得標 （難過得不禁哭出來，其他的弟兄，也被感動得流下眼淚）

排長 （看了看大家悲痛的神情，（毅然地）弟兄們，我們不要難過，我們不要流淚，我們要對得起他，只有替他報仇。

得標 是的。（擦擦眼淚）報仇。

（排長向担架者指着屍體）要他們抬下，正要抬走的時候，排長向屍體敬禮，弟兄們也向着敬禮。）

排長 好兄弟，你安息罷！

（担架隊抬起，大家目送死者下，看護跟下）

（排長低下頭嘆了一口氣）

（傳令兵上）

緊急報告，剛才探得敵軍一千多人，在流洞橋石家岡一帶和團接觸開火了，團長命令本部向流洞橋前進，協助友軍五十九師林旅，六十七師朱團夾攻

消滅敵人，命令即刻準備出發，完了。

排長 （士兵們呼號）大家聽見了嗎？敵人已經在流洞橋和我們友軍開火了，現在我們就要立刻準備出發，聯合友軍消滅敵人。大家趕緊準備。

國強 （活躍）好，今天我們可以衝下去和敵人決一死戰了。

得標 非把這些王八孫子都消滅了。

（傳令兵上）報告排長，連長奉到營長命令，第八連全連自東週村向西南進攻。夾攻敵人的側面，與六十七師朱團聯絡，第一排為先鋒隊，開衝鋒號，即刻衝鋒，完了。（下）

（台內一片報數聲）大家聽見了嗎？本排為先鋒隊聽見衝鋒號，即刻衝鋒。

成龍 好極了，咱們是先鋒隊。

得標 咱們先有機會宰掉鬼子。

（衝鋒號起）

（身先士卒領着弟兄們）弟兄們時候到了，前進呀！前進呀！

（排長在麻袋上指揮着）前進呀，前進呀！

（衝鋒號，槍聲，吼聲齊作）

（活躍的士兵們，勇敢地，在排長指揮下衝過，殺聲震天。）

——幕急下——

# 抗 狗 狼

◀ 張維南之死 ▶

記：——

這真，寫到是一個漢奸的消滅。

這漢奸當然就是張維南。

張維南，原是福建德化的一個「土皇帝」，前年開受編，去年開附寇，經我英勇剿匪軍的數月圍剿，到去年底，終於在切後德化邊境的山遊鳳頂狼狗坑斃了。

為了戲劇人物創造上的要求，我只好把張維南及其一夥寫成了這樣。至其故事，是根據作者親向德化大田各界人士，及當時曾在八甫的張逆遺妾葉錦雲的口頭上所述而編成的。

◀ 高 曠 陳 劇 幕 三 ▶

一羣不露臉的戰士。

景：

在 峻 崖 上。

靠右些，有座洞棚着茅扉的草廬，活像在伺候什麼的一隻張着的野獸的血口。

廬後，有個半體的腦蓋骨般的石山

靠左，是一片火燒林。

林間一脈奔泉曲折地流着，流過一株枝頭綴着花朵的梅樹下，儘向深不見底的崖下古潭裏沖着，不知道在那兒激起了一種啾泣似的幽音。

林子後，又是懸崖，一柱銀棒般的瀑布，挺直直地懸在崖前。

瀑布之前，有着一線橫過林子的小徑，都是打石山後引過來的。

跟這懸崖，相當距離的後邊，又是高崖，崖前有一座「張公聖君」的古殿，跟一隻鬚子般地盤立着，現出一段石砌的岸壁，有一抹白雲，看來像個掛了孝的孀婦的腦袋。

草廬的構造相當整平，一個被撐起的脊樑上，斜伸出兩扇烏翅般的窗，對稱地往左右垂下，垂到蔓長着亂草的地上，後邊也有着一扇掩住了屁股。廬內，正中掛着一張照片，那上面現出一對三四歲大的哥妹影子，照片的下沿寫着「小赫阿花，拍於廿七年春」靠着掛照一片的那塔牆內，搭着一張竹床，床上鋪着的紫色駱駝氈垂杆床沿，兩床錦被，一對繡枕，疊在床上，床頭一端，放着機關槍，子彈箱，篋篋子和滿貼着東京上海香港各埠的旅館輪船商標的鐵箱子，另一端掛着兩桿自動步槍，一件破舊軍衣，一細作飛機信號用的紅布，一張粗製的方桌，靠着左邊茅牆；桌上除了一列「東亞協同會」，「大亞洲主義」，「三國志」，「孫子」，「步兵操典」等等的書外，有的就是小神龕

時：殘冬。

地：深山。

人：

米將軍 偽總司令，四十二歲。

阿竹 丫頭，十六歲。

菊英 姨太太，二十三歲。

李素 偽副官，二十六歲。

綠教授 偽參謀長，五十一歲。

張得標 偽勤務，三十歲。

虎爺 偽團長，三十五歲。

農民 二十多歲。

戰士 三十多歲。

一羣不露臉的偽軍。

，熱水瓶，望遠鏡，不倒翁，象棋盒，鏡子，手電筒什麼的，床前桌邊，掛着四隻也造得粗笨的條凳。

石山上處處披着長草，青叢也雜着高與草齊的瘦竹，草梢竹葉全給嚴霜熬成枯黃。山麓有個黑幽幽的洞口，不大，洞外爬滿了斑苔，野藤。

那林子原是滿深邃的。從洞左到瀑布前，就是焦林，顯然地，這是不久之前受着野火的毒舌舐過的。洞畔，兩株老皮龜裂的松樹，像一雙「金剛腿」般地挺立着；樹腳墜出香脂來的一月雖然灼成了炭，但半點也沒有滅却它的雄姿。松樹後，又有許多高不見梢的大樹，老藤野蔓的枯莖縱橫斜直地掛着，灌樹竹莖燻成的炭條，撒滿林中。爲了受這焦林的烘托，那瀑布，那奔泉顯得分外浮朗。

洞右，有株天杉，樹身雖然很大，但木心朽了，祇剩下一重老殼子；樹殺的左邊開個大洞，可以進出一個人，腐木屑就打這洞口剝落地上。這老天杉有本枯煙骨葬葬地往草廬上擎起，插上懸崖邊的那一幅藍天；但左邊上，却舉起了一幹翡翠色的活幹來。老天杉旁又有着一株綠碧碧的天杉，

一本可怕的古藤，打老的身上爬過小的身上，好緊好緊地紮住。小天杉後有着幾株滿綴米粒一般的幼芽的落葉樹，樹上也綁住了古藤。

天杉、松樹、梅樹從左而右地幾乎列成一排，樹下儘堆着巖石，長着野草，不知道打那時候起，走險者把趾兒沿着樹腳，跨過了洞，踏成一線，臨深淵的羊腸曲徑。徑石，有個斜坡，高度祇等於石山的一半。徑左，滿長着亂蒿。

在這曲徑之前，也有的聳立着的一座陡崖，這只能夠用着聽覺去聽出來的，譬如站在那兒大叫一聲，那對面就有同樣的迴音反響起來。

殘冬的跟後是春天，山野上到了毀滅期的毀滅掉了，到了新生期的新生出來。所有生物，是什麼也約束不住它滋長機能的。野草從巖石縫間抽芽；竹筍子頂開了地壳；落葉樹也再生了。

山泉毫不厭倦地流呀吟着，梅樹邊一個用蕃薯木葉製成的小水車不休地滾；涼涼涼！掩住了下崖的奔流一叢亂蒿，突然隨風一飄米將軍舉頭一望，就又閉住眼皮，然後他小心地在粘

旁一隻石凳上坐下，左手上的的一隻靴，戴回腦袋上。

不一會，他又悶悶地站起，把那呢褲子潔淨地拂了拂，走進廬內，對着鏡子，照照自己那凶狠，古怪而淫穢的一隻臉孔，然後，一邊捺了捺鞋上的皮靴子，一邊，他却把那看來配不上身材長度的腿兒，非常得意地抖着。

男聲（斜坡後）一個人嗎？

女聲（斜坡後）

米將軍（高興煞了，把手裏一條擦靴巾一丟，沿着曲徑跑上斜坡，親眼地）竹英！竹英！

阿竹（帶着一枝早開着的桃花，打徑右上一響！）

（她穿着一身湖水色旗袍，一頭香汗，滿面春風，活像一朵出水蓮苞。幾乎全是黑的一雙眼珠，猶在現出一種處女的天真，但也含有一種挖心的仇恨。——看看他攔在徑口，一雙驍捷的趾飛也似地閃過他的身旁，跳進草廬裏，於是掏出一朵米色手帕，擦一擦臉。）

米（米將軍簡稱）（追到阿竹身旁）辛苦罷，妹子？（抱起阿竹）



竹

(阿竹簡稱) (嘆重) 丫(由「陰平」至「去」漸高) (掙脫) 嫂子呢? 她? 叫我來幹嗎兒?

米

(指廠後崖頭, 她下笨去, 還沒有回來。(熱烈地) 哈哈! 是我, 是阿哥要你來的(拉緊她的手狂吻)(懷疑地) 你——? (老實地) 等一會嫂子又像前天那麼要我回觀音巖去, 那我怎麼來得及?

竹

呢——呢(由「不陰」至「去」漸高)——妙在來不及! 我下决心了, 她那裏敢?(一頓) 你不必叫她嫂子了。

米

——張得樣呢? 他擲到大, 大什麼, 呵呵, 大坑村派米去。——嫂子知道不?

竹

還「嫂子」? 我也不叫你「妹子」了。(不在乎地) 這, 這, 干我們什麼?(痛吻着竹) 我多痛你呀!

米

「一日三秋」, 兩天不見到你, 心

# 序 幕

人:

米將軍

——(坐上床沿, 把竹拉在膝前)

(臉漲得通紅) 放罷, 讓我回去!

米

(高聲地) 啊!

(嚇一跳, 睜開竹(什麼?) (四顧)

(走一石砧回來, 鞠腰, 淺笑) 哈

——(不經意地把一枝桃花落下

竹

(追上, 握住竹的臂膀) 你嚇我! 你怎麼可以嚇我的?

竹

怎麼……? 大前天晚上, 從大前天晚上起, 你……你是我的四太太了! 現在你不是「阿竹」, 而是「竹英」了

好太太, 知道不?

(更羞澀地)……

竹

(批竹往廣右, 指指山下下的洞口) 不記得嗎? 這……

米

(難堪地) 不要說! 這就是我們的洞房, 新娘房, 那晚上, 一對花燭照着我們的一雙影子

阿竹

菊英

張教授

張得標

虎爺

幕開時, 斜陽打巨樹上射中, 茅簷; 石山上, 瀑布邊, 儘有着它的腳跡。遠處有雀眉的清歌, 山風微微吹着, 氣候有點兒悶, 不似深山裏的一個冬季。

米將軍站在天杉下一隻天然的石砧邊, 一手捏住他那堆了肥肉的下巴, 有點駝相的背子往前傾着, 那雙平常顯不出威力的眼睛, 直瞪住石砧下一盤象棋的殘局。接着, 他除下灰呢軍帽, 搔了搔頭髮, 嘴裏輕輕地對自己商量「這樣罷?」於是, 伸手想去移動棋子, 突然又猶豫了起來: 「不不不!」一忽, 他就昂起頭來, 朝左一瞧, 沒有動靜, 轉個身子對着半殿注視, 之後又向廣右一望, 又回頭往棋盤前走, 看一看夕陽。疑慮地自語: 「還沒有到?」嘆一口氣, 視線仍然落在棋盤上。

到天明。——今晚, 洞房裏, 一切都妥了。海海! 是我自己佈置的: 米上鋪子張駱駝, 跟那一晚用的

差不多新被窩呢，比那一晚的更好看了，是那一床鶴毛裏紅緞面的；也有一對蘆花枕頭，枕頭套正是從前你繡的，桃紅色的。桌上，又掛……

竹（更難堪地掩住耳朵，搖搖頭）不要再說了罷？

米（不要再說？）（扯開竹那掩住耳朵的手）說出來，挺好玩！——你有福，才當了我的太太。——你媽怎麼會揀着那個日生了你？

（一靜）

竹（傷心地閉住口）……

米（你怎麼這樣有福氣呢？）

竹（突然哭了起來）我的媽呀！——

米（覺得不妙）唉！

竹（媽呀！爸呀！）（打着胸膛）

米（別哭，別哭！）（一頓）我不是早答應了你：替你復仇？（眼裏閃出兇光）

竹（噯！噯！快了！祇要抓得證據，背叛的證據，我就（用食指作放手槍勢）幹掉他！——並且還要連他全家子。

竹（肩頭搖動不息）我們也是……全家子！

米

（掏出手帕，爲竹拭淚）噯！噯！我們，還沒有請喜酒；我看，你還是到石洞裏休息，（看看手錶，又看看夕陽）菊英就要回來了，牽伊向洞口走）今晚，我還要到平常出去「巡備哨」時候，才來伴你。

（洞房裏，我把當飯的一碗點心，也親手弄好，暖在那裏。

菊英（虔敬地捏一炷燃着的長香，從徑左上，忽地見到米和竹的背影，倒退幾步，對着跟後的李素一睜，驚服地）啊！

（她是個懂得做太太，而帶有濃厚的神祕質的女性。舉止大方，談笑風雅。對於男性，進退軟硬什麼的，都有分寸，她雖是這般有韌性的，但一投進情懷裏，也不能不透掉；不過，她就寧了，叫她變質還是難。她的鼻樑端正；頭髮雖生得低，然並不影響她的風韻。齒白，右頰上現出梨渦時候，也見得牙床上的金牙，要是她用櫻脣，或者鳳眼，對着羅漢爺下命令：「翻跟斗！」不祇一尊，連那十八尊都會擠了來翻翻着的。她穿着深紫色的短袖旗袍，臂膊上掛着一件咖啡色的輕

毛衫。一隻金環緊束在臂膊上；臂膊上纏着一條玫瑰黃的手帕；手指上戴着兩顆大的鑽戒指。頭髮是燙過的，分明又是好久不燙了，這一點從她那髮梢上的一段曲形，看得出。）

（米，竹低頭走進石洞口）

李素（跟上，向石山麓一端詳）對不對？

（他真是個「人中呂布」：癡，而又顯得可人！一切一切，在他裏都是定型的，有時候也有他的聰明作風。他穿一身呢軍服，光頭，衣扣子非常亮，單從繫帶的指甲上瞧，可夠明白他的善修邊幅了。一支真空管的派克筆在胸前。腰間老佩着一把左輪槍。身材魁偉，眼睛有吸引力，好像什麼東西碰上了他，都會高舉起來似的。）

菊（菊英簡稱）（看米和竹走進洞看口）好了，好了！（把手上的大香去進奔泉，某煤而又穩當地跨過澗來，停在天杉前，把那一盤殘局掃掉，坐上石砧子）——相信早相信了，從她打虎遊手裏要了來，說是做丫頭，做妹子，而又給取名叫「阿

竹」時候，就相信了。（扯下臂上的手帕，擦擦鼻樑上的汗珠，想想，突然笑了笑）你吃醋罷？

（李素簡稱）笑話！對着一個不知天不知地的孩子，有什麼醋吃？

——從大前天晚上起，這丫頭，她當了我們總司令的閏太太。（確有醋意）哈哈！要是，要是這當她是我的未婚妻的話，那我可真不知道：？（緊接）妙在她不認得字，向來不給我寫信，少了麻煩；真哪，而我，我也早把她在「一二一」「一二一」的幾年中忘了。——哈哈！人家說得好，「總司令愛摸金盞花，總有一天他會湊成一副『梅蘭菊竹』」，「現在，可成了。那裏？梅英太太死了，蘭英太太走了，還是不……」（忽然笑了）有了有了，還湊得出。

素 怎麼湊法？

菊 哪哪！三太太是我自己，不動；四太太阿竹當了；二太太蘭英萬一不是我迫，她自己愛戴，可不必走，他也不要不要戴綠帽，叫她回來最可能的；大太太梅英罷，哈哈！——問你哪，二太太進來早，還

是你來當小護兵的時候早？

素 （有點知道她的意思）問這幹嗎？

菊 （眨一下眼）說！不說不行！

素 （馴服了）當然我早。

菊 （樂了）那麼，我派你補太太！

可不是嗎？小護兵那一個不愛任太太呢？——我們的（笑彎了腰）梅英太太！

（一頓）

素 （警告）不要笑！我太太就太太，三太太呀，我們總司令收四太太，大太太決定明天請客！

菊 （發現跟前有個陷阱似地）啊？明天？……好罷，好罷！……

素 是，明天。也是張得標喝醉了跟那個胡司書講的。

菊 （恍然）呵呵！因此他叫我明天上

觀音巖，說他自己也要去蓋我妻，原來是要把我當做泥觀音，供在一個冰冷的石巖裏了。（反面送觀）

哈哈，安排得妙！

（同情地）你怕……

菊 （不示弱地）怕什麼，怕什麼？我就給他當一尊泥觀音，供在石巖石洞裏，（一笑）嚇嚇！總少不了有着像李副官你這個，或者別的那

一個，天天臨在跟前罷？

素 （倒覺得不好意思）那，那，……

菊 唉！你……（背過臉，得意地把一雙白手套拿上了的手，面對着天衫袖上摸呀扯）

菊 （赤顏地）這一點，我早看透了。

祇是你胆小，說話老打圈子；但是你這青衣，面我偏要扮大花臉。（邊舉雙手向頭上一抓一丟，在戲擬一個舊劇舞台上的弄長煙毛的姿勢）——可不是嗎？前幾天的一個晚上，你回來的那個晚上，我們打了

八圈麻將，前四圈老不和，真叫我生氣哩，後來你的位子換在我的上方，我知道，你在猜了猜，猜出了

我要那一張就打那一張似的，弄得對面虎爺吵了起來……

素 （不知所措）噫，噫！——給，給你，給你一說，我也胆大了，變成

了個趙子龍！（伸手想去撫摸着菊）

菊 （看看他的情態太猖獗了，一閃，比較嚴肅起來）可是，李副官，

着，動不得！這，你又錯了！

（素縮回了手）

菊 （幼稚園女教師的神氣）請坐呀！李副官，你天天給我們講故事，今

天，我也給你講一個罷？——幾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們正想住在廣州時候，爲的沒有找得相當公館，就在長堤一家大旅館裏暫時住下了。但第三天早上，香港來了張急電，總司令看了，說要去辦一辦要緊的事，辦好再來，把我們留下了，但我知道中間有「毛病」，趁他坐的那班「特別快」還在半路當兒，就來打探，終於探出了原來是二太太來哪。——後來，又知道了二太太肚子裏有了兒子，沒法子報銷，不得已不千山萬水地跑來，會會一別幾年的總司令……

（一頓）

素 不錯，二太太去過香港。

菊 漫着，漫着！——當晚，我趕上太古輪船公司的「濟南」，第二天早上，總司令跟二太太還在沉睡時候，我就闖進了那個堆滿了米粉的公館裏。

素 喔。

菊 現在，我要說的這才說到：就在「濟南」頭等艙，出了風波！

素 （一駭）怎麼？

菊 ——猜猜看，那，——那會是誰？

素 （極力猜想）猜不出。

菊 那就是丟了一切官兒，伴着我們離開鼓浪嶼，到上海，到台灣，到東京，到香港九龍，最後也到了廣州的一個人……

素 周鶴飛？

菊 對了，周鶴飛。

素 （妬羨地，用齒音）這傢伙！（捏緊拳頭，好像周鶴飛就站在眼前般的）

菊 （凝神地）——那消息，二太太來的那消息，就是他替我弄到的。然後，他又代我買船票去；看看我一個坐船不方便，也買了票伴我睡在一間兩張床的艙房裏。他這時候，還是跟一兩那壓地招呼，招呼得滿體貼，滿周到，也還是跟一兩那壓地規規矩矩，三四年如一日！（歇斯得理地）那幾年中，他教我讀很多書，教我講國語，廣東話，日本話，領我去養所有的名勝，並且當我們的翻譯，秘書，看美國電影時候，更少不了他。——天哪！從那一天早上起，再也見不了他！（仰首）唉，！鶴飛！「周先生」！這一世，恐怕我們再不相逢了？

素 （憤懣地）唉！

菊 （憶起）喔！他，死了，「再什麼？死了？」

素 「再不相逢」了！——你還想他？他是一個漢奸！日本的間諜！一個月前，上海報紙就有着他被刺死的消息。（磨磨拳頭）那一夜裏，他對你怎麼樣？

菊 喔！——他，他說，跪在我床前，說：「米粉將軍」不要了你，你還……？最好你跟我到上海去，剛好明天有一條「俄羅斯皇后」要開了，怎麼呢？——我愛你，我跟你這許多年，難道你還不……！

素 （欲言又止）

菊 但我儘不答復，爲的對這，我不忍，也不敢有什麼肯定的話答復出來。不管這答復，是拒絕，或者接受。——我，莫明其妙地儘哭，儘哭！（轉一口氣）那一晚上，風浪大，我暈却了，眼皮一睜也不敢睜開；但他什麼時候，站起來，什麼時候睡覺去，連船什麼時候靠碼頭，全不知道，然而，到我醒來時候，他和他的行李就全不見了。



·全身是黑，衫褲鞋襪的黑不算，連絡腮的也全是鬍鬚了。神色穩定，那得可以，眼珠雖不大，然却有一種威力。嗜烟，嗜睡，常常在談話中睡下了。一把手槍老佩在屁股後。他常常存笑，「噹噹噹！」笑裏不一定都有飛刀。笑的時候，倒看不出快樂的臉紋，爲的他平常臉上也浮着非而似笑的一種神色；但他仍有笑時的表記，那就是從下巴連到頸下的一塊肉的顫動。

菊 真的？

綠 (綠教授簡稱) 誰騙你？

菊 教授！你怎麼拋得開「綠林大學」？

綠 噹噹噹！怎麼拋不開？

菊 (一猜) 唔！你是吃喜酒來的？

綠 | 我們明天請客。

米 明天請客？那巧了，噹噹噹！(走近米)

米 (對張得標) 來條椅！

張得標 (菊欲言自止)

張得標 是！(心裏有許多話要說，但只動動嘴唇，沒說，就跑進廬內)

他穿軍裝，草鞋，佩手提機關槍，

神色倉皇，是個機警而又整齊的人。

(靜默)

綠 (張得標把椅條放在石凳前)

米 (輕鬆地把手杖向棋盤上一點) 你們還沒有決戰？四天了能？

綠 是。——這一步，我真不曉得怎麼走最好。是最最關鍵的一步！

米 一個殘局，哈哈，想四天，(一想) 不不，五天了罷？你真肯用腦

經！(掏出烟絲盒烟紙，想捲烟吸，但爲了想起了什麼又停住)

菊 (插上) 我們的總司令是頂會用腦經的，他的腦經能夠安排一切，但是，(對米鞠躬) 總司令呀，你什麼時候要把我安排在「冷宮」裏？

米 (瞪住米)

綠 什麼？

米 (同時) 什麼「宮」？

綠 不知道？不知道算了。

米 (素走到湖邊，睜住流水納悶)

張得標！

綠 (張得標簡稱) 有！

米 你的，報告。

米呢？

蛋！他媽的，不不不理！連總司令的老佃戶，也說：「租穀都不給了，小子呀，還想要餉米！」他媽的抓抓抓了個。我就問：「那那那麼，依你們說，我們說，我們總司令的幾幾幾千担田租，媽媽的，幾千担都都不要收了？」狗入的，那漢子倒倒倒爽直，他他他答復：「你去要罷，誰還肯交？你們總司令做漢好了……」媽媽媽的，接着喊：「打倒×××！打倒×××！一媽的，他他他人多，我看看一個入打不過，忍住。當時，有個佃戶，那那那那那姓葉的，(一想) 唔，葉葉租樹，虎爺的表弟，他他他媽的，他也說，「總總總司令幾時給我們田耕！——我們也沒有借你你們總司令的錢，典給他的銀租，還要什麼田租？」另外一個說：「靠從前勒索來的。噹噹噹，抓了人，勒索來的，不論多少，休休休想索了！」說了，他把手指(翹起右手中指) 衝一下我的嘴唇！又罵道：「這田租，叫你們總司令身下一世來拿罷：餉米，還沒有使。一媽媽的，我發火了！回他一拳，

## 抗 敵 劇

打在他的胸膛上。立刻，他們圍來了，我開槍，第一個葉葉葉粗樹打死了！看看他們有的跑回去拿槍，有有的在開槍了。我逃，他他們追。有一槍打在這裏（拉出被打穿的褲底，搖頭）不過，不不礙事，沒有受傷——路上，我我我碰見了他們村裏兩個樵柴的女人，媽的，我我我我就……

米（眼裏燃起怒火）打死沒有？

標 死了！媽媽媽的，有一個，這還沒

是大肚子。算是……兩人三命……

米 造反了！還了得！

綠（狠毒地）造反！不錯！我要痛

快痛快地剿辦一下！不然，就要影

響到全局了。

米（點頭）要大大地剿辦——現在

，敵人的包圍線是一天天縮緊了，

三四十里外，「清野」呀，「空室

」呀，已經弄到除了敵人沒有百姓

了；但像大小坑，溪梧，溪瀆岐，

雷山洋，鳳崗……這一些貼在我們

翅膀下的，豈容他們造反？

綠 是的，不給他們一個厲害瞧瞧，還了

得？還是「安民隊」的虧就吃不銷

了……離這裏還近，我看，就……

米 就派兵去？好罷？（一想）李副官

！

素（立正）是。

米 你帶一連，到大坑村去

綠 要多帶吧？

米 好。（跑進廬內寫手令。寫好拿出

，對標）你通知第二團第一營第一

連，馬上準備出發。衛隊營也抽一

排！

標（接手令）是！（下）

米 李副官！

素 是。

米 你帶去，要把全村子給洗光！（打

氣地）李副官，你雖是剛回來的，

但你跟誰也離這麼許年了，總夠明

白我的宗旨；我的宗旨，跟從前的

沒有兩樣，還是「保持勢力」這四

個字！又一句話，我的宗旨，也是

「以不變應萬變」哪！

素 ……

米 你要知道，不是我們的勢力存在，

這個文化比人家落後一世紀的地方

，一定更要退化了；林騰龍一輩的

土匪得勢了，就是這樣。十多年來

，你瞧，我創辦了多少學校，培養

了多少青年！雖然現在有一些吃我

的田租教書和讀書的，掉了良

心，受了利用，捲起長衫，放下火

籠，捲起什麼「安民隊」來跟我作

對了。——再說，我們勢力就建立

在老百姓身上，要是他們也全受了

利用，起來反抗，那是我們最大的

威脅，比眼前這包圍線上的十幾團

匪軍更可怕！因此，我們對第一個

造反的村莊要殺光，要洗掉，懲一

儆百，旁的就都可以規規矩矩：田

租照舊收。餉米照舊納，要人人來

，要錢錢來。

綠（幾乎打起瞌睡來了，極力睜開眼

皮）囉囉囉！對的！就要老百姓賣

良，什麼也不用怕。（捲煙）

米 這是你的第一件差事。——心要狠

狠！

綠 不錯，心要狠！

米 但，也不要殺人不顧己，過去，你

就犯了這毛病。

綠 ——嗚呼！你就是這樣，從前你

就是一個呂布；有勇無謀！（吸煙

我相信，李副官，現在你一定很有

把柄了。

素 呂布？（猶豫一下，終于無可奈何



地，敬禮，向右邊，雄赳赳地走）

李副官！自己小心！

（素下。衆目送着）

米（得意地）真個「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綠（用騎音）「嗚呼」？（變了另一種意義）好一個呂布！

素（斜坡後）正！

（迴音：「正」！）

素（斜坡後）向右看齊！

（迴音：「向右看齊」！）

（接着，是一陣「報數」！「一」！「二」！「三」！「……」和「一」！「二」！「三」！「……」和「一」！「二」！「三」！「……」）

（夕陽下了山，崖巔掠過一雙歸鳥，林間蒼茫了起來，山泉的幽吟更凄清了，遠處突然來了一聲狼叫）

（走向草廬內，拿了大衣，對米）

我讓他們去，觀音巖離大坑村不遠了……

米（一駭）怎麼？早上不是說，明天去罷？

菊（幾乎掉淚）我不能這麼不負責，今晚，阿花要跟誰睡呢？——你當然瞧不起我的孩子了，可我……（哭）……（邊哭邊走）

米（急追上挽回）你瘋了？

（狼叫）

米：聽罷，狼狗！

綠（欄在菊前）嗚呼嗚呼！三太太，不瞞你，阿花早上就跟教授太太了，準保險，今晚不會哭。小誰有了秀娘招扶，當然沒有問題——放心罷！

米（拉住不放）天也黑了。

菊（盛怒）咳？裝這應正經幹嗎兒？到了兩頭都要麻煩你的時候，不要後悔？

米 囉囉囉，正經就是正經，那能說是裝的！祇怕你不麻煩我，那我，我還會後悔？

綠 對了，嗚嗚嗚（吸煙）

米（虎爺從左邊上）

你……？怎麼樣？

虎爺（走近米，鞠躬，向四周一打量）全糟了！一個鬼也抓不到。

（他是個尖頭，三角眼，眉毛低，額骨高而兩頰窪下的小夥子，頭戴闊邊的黑呢帽，身穿一件舊色的大衣，大衣不扣，露出裏面一身菜色軍服，一把手槍佩在腰間。他眼眶內老盛着兩泡淚水，眼珠滾呀溜地

一刻也靜不住，這算是人類的危險，貪婪，兇狠而自私的記號了。）

到底怎麼？

米（虎爺簡稱）還不是那麼一套嗎？隊伍一開到，安民隊接著就來哄哄老百姓了，於是移民，移民，移得乾乾淨淨，連一個鬼也不剩下；不，但說南山崎嶇不到米，籌不得餉，就是鳳崗梅園這些地方，聽說也爲了敵人的打擾，什麼重編保甲，封鎖呀統制，怎麼的，幾乎變成了荒村了。

米（鎮定地沒一點關係，總有應付的法子。（狠狠地）今天，連這附近也有一個村莊在造反了，嗚呼，什麼？那個？

虎 什麼？那個？

米 就是大坑村。——已經派你部第一營第一連的跟衛隊營裏的一排，由李副官帶去剿辦了。

虎（眼珠滾一滾，抹量似地瞪一下綠）這是那一位軍師出的主張？（綠睜圓睡眼，注意虎）

米 我的主張。

虎 總司令！大坑村跟我有特殊關係……

米 我知道。（堅決地）但是，他們造

反！

(一件)

虎 虎算這既能，要辦，要辦，等我回來，

，還……

米 我主張：要洗，這立刻殺光，屠乾淨，反正都屠乾淨的，李副官去

，你去，有什麼差？

虎 (拔履地) 不能這麼講的，總司令

，我知道，事實沒這麼簡單。(拔槍) 你不會，不會有這主張，(槍

## 第一幕

人丁

米將軍

菊英

綠教授

虎爺

李奉

張得標

竹英

序幕後的幾個鐘頭，

那岸頭的古殿裏一朵烽火般的長明

燈，跟神秘的天空上的一鈞新月，懸

顯明星爭輝，一隻孤鳥，掠過夜空。

草廬內，唯有兩盞馬燈在照耀着，然

那光的色澤顯得十分沉鬱而殘忍。林

口對綠) 這罷，當然是……

(綠急也拔出槍來，對虎)

(大叫) 噯！——噯！

虎 (同時) 是你的鬼對！——這早我

們總得拚一拚。

綠 (也揮舞地) 來罷！

米 (大喘) 放下，不許動！(圍在虎

與綠中間)

(迴音：「放下……」)

開，除了瀑布，奔泉，在反射着一種慘光之外，黑暗統治一切。但那山崖林石受了光度不同的微明所支持，還顯得清輪廓。

幕間時，那上了火的殿宇裏，發出一種古鐘的吼聲。米將軍在廬前走着，聽了，立刻虔誠地跑進，燃起一炷長長的大來香，向神龕前拜了拜，插在那兒。

菊英靠在破竈上，凝想着。

綠教授坐在石凳上，瞧着米的神氣，兩手捏住那支雙在膝前的大手杖上的把手，好像給釘在那兒般在一動不動。

菊英靜地跑出廬前，望望新月，望望黑崖，望望悲鳴着的飛鳥，長歎一聲，攔住小天杉樹站着。

於是米又騰出，朝那古殿懸望。

米 (迴音) 噯？

綠 什麼？

米 (對菊) 我的好太太！今天勞神你卜的架呢？請的火呢？

菊 唔！(走近米) 總司令，得罪得罪！火？火？一柱長香罷？那是爲了

我，我跳過這欄的(指梅樹下)時候，滑了跤；抖下山泉裏了。——宗

語？唔唔，有！(向毛羊衫袋口一掏) 這裏！(掏出一張紅紙條)

(接續)「清明日出滿天紅，更有鮮花一段香……」

菊 (大笑) 嘻嘻！好！好！

綠 (走近米，擡下去)「……欲向高台終有得，雙雙攜手入洞房。」

——哇！哇！哇！

米 笑什麼？

菊 (變了臉色) 難道我現在連笑一聲都不該？

米 好好！你笑！你笑！——到底這是……？

菊 (打趣地) 這罷！這是給你卜卜桃

花運的！

綠 囉囉囉！(捲烟吸)

菊 可不是嗎？前年，驚天雷說你今年走桃花運(隨手拾起石砧上的桃花)，固然相得幾，可是張公盡君更靈驗了，剛才我就親眼看見「雙雙攜手入洞房」，唏唏唏！

米 (微咳)……

綠 張公聖君前一回說，清明節邊我們可以打下省城，現在又批定你那時候結婚，囉囉囉！

菊 到了那麼一天，教授你也不必再抽上煙捲，吸的總是三砲台，雪加罷，連我這變成了「晴天裏的簑衣」，也免得天天晚上在這裏跟狼狗討活命。

米 (得意地笑)嚇嚇！

菊 (又變了臉)不要臉的！還笑？

米 (閉嘴)不笑了！——那麼，托你的呢？

菊 (又慢吞吞地掏出一張紅紙)拿去！「聖聖陽」。

綠 (同誦)明月光輝照滿天，彈琴飲酒意安然，手把金杯相對酌，一場富貴難言。

綠 (幾乎是一音節一音節地)好！就這麼幹，保險成功！明年，到省城裏過清明節，準有把握了。……

菊 (轉一口氣)這，大夥是說總司令你跟林知淵「對酌」的罷？……

米 (樂極)噫噫，我也這麼想，(突地)黃大偉他們現在應該也打到漳州了嗎？(緊接)真的，祇差了內部欠糧，外援太鬆，不然，現在我們也可以響應起來了。

菊 (一靜)

米 (尖刺地)根本差的是你自己懶管事，跟一頭豬樣，還差什麼？

菊 (微怒)那麼，你知道，我每天管的是什麼？

米 「管的是什麼」？哪！跟太太，捧太太，疼太太，讓太太，給太太倒水，給太太裝飯，給太太穿衣，給太太擦被窩，給太太梳梳頭，煮煮點心，穿穿脫脫絲襪；太太太死了，弄個補，第二的不摩登了，找第三的，第三的一個不滿足，也舊了，老了，厭了，立刻又從荷包裏檢出一個，收房了，算是四太太，那麼，現在有了鋪太太給你湊湊，捧，疼，纏了；我問你哪，將來你就不怕麻煩，那能分得開茶同時倒兩份水，裝兩碗飯，穿兩件衣，折兩床被窩，梳兩個頭，點心就可以同煎煎，四太太愛吃線麵，三太太愛吃米粉，於是三太太一人老珠黃一了，不能不跟四太太，新辦辦的，四太太學胃口了；單就一個穿褲周題而論，早上穿四隻，晚上脫兩隻，整天大家只准一回穿一回脫，就夠你累死了！

綠 (吸一口煙)……

菊 (向綠)吳參謀長，你不是外人，但你雖是他的老朋友，恐怕也摸不出他的真脾氣？他這個人，真有十足的奴隸相，對於他所要的人，就要她變成活屍，一動也不許她動，什麼什麼他都要替人管！對於我，他當然也是教人討厭地伺候了這麼七年了。——你看，現在，他要加倍忙了，還有工夫打天下？

米 (生氣了)我這個人，有款有便……

綠 囉囉囉！——怎麼？臉子板著地幹嗎？

米 軟的時候，真像米粉，給人家叫「米粉將軍」也不算錯，燙一下開水



「並不在我懶算不懶管。——我們討論罷，這算是一御前會議」了，哈哈。——（走向廬內）裏邊坐，請！

綠 好罷？（跟米入）

（菊無聲地隨入）

（衆坐定。綠玩着不倒翁）

米 我們原來的計劃，是第一期佔領靠海邊的這幾縣，第二期打進省城，這些可不必討論了。現在，我們應該討論的，是怎麼樣安定內部，爭取外援，來實現這些計劃了。

（欲言自止）……

綠 （閉一閉眼）呢呢，先談第二點罷好罷。

綠 我看，我們應該馬上派個代表，到廈門去，隨着我們要求派出的大批飛機，飛到各地，政治，軍事，經濟區上，飛到包圍線上，指示目標，實行大規模的轟炸！

米 （腦袋向空中劃一個圈，又點了點頭）那麼，……關於第一點的呢！

綠 （有力地）！這個，我以為，祇要

米 斃誰？（四顧）

菊 （同時）誰？（頓）虎爺？

綠 （點頭）祇要他斃了，我們現有的

米 一千多人準不會再動搖了。——你以為？

綠 （難為地）這個，這個……我也這

米 麼想過的。——不過，總得等證據

綠 抓到的那一天……

米 那麼，（雙關地）這第一點的，完

綠 了。——……（捲煙吸）

米 再說關於第二點的。

綠 第二點——派誰？托誰？

米 （想一想）李副官？

綠 他不行，太蠢了。

米 （不關心地站起，走着）……

綠 ！——旁人不可靠！而且，將來，他

米 在廈門也好招扶你們。

綠 （雖然）招扶我們？

米 對。這，你還不知道？七八天前，

綠 已經派人交代蔡清打路線，艦帆船

米 去了。

綠 這樣罷？

米 是的。——你們一走，我們也好進

綠 退了。（頓）不過，或者我也可以

米 以送你們到海邊，萬一前一次所

綠 求派來的皇軍開到的話，那我就得

米 去接頭，接頭一個兩面夾攻的計劃。

……先達到第一期目的。

綠 囉囉囉！總司令，現在廈門是不

米 是李副官去？是不是我們把幾個前

綠 途都托在他身上。

米 ！（頭微微一點）決定派他去。

綠 你說他可靠嗎？

米 可靠。

綠 不過，總司令，我聽說，他一回來

米 就開口「抗日」，閉口「肅奸」呵

綠 ！

米 誰說的。

綠 千真萬確！

米 （不信）……

綠 （菊跑出，到徑右，開走看）

米 （沉靜）

綠 說起來，真是！——前一天，小坑

米 村的事，你可知道？

綠 唉唉。——……知道。

米 什麼事？

綠 虎爺的一個叛變排長，叫吳大升的

米 新——去了；他——知道，就派兵緝

綠 捕住了。

米 （走近米）都是董娘？我小時候的

綠 同學！

米：是嗎？

綠：不過，還有呢？

米：這有一個佃戶，欠了虎爺一年租，最近死了，他的老婆還不清，也給

……

……

菊：殺掉？

米：沒有！（搖首）祇欠了租，那裏……，並不賴租戶的命。

菊：輪流？（各執，並前，

米：也沒有，調虎離山，殺死租戶，

的虎爺對門，那租戶上頭。

菊：這話是嗎？——他，他老是這麼兇

的（問）別說，

綠：（憤憤地）那麼，依虎爺的道理，

算得對不著實，那沙地是我的老

家，他能夠親戚，連雞都都在一個

「特殊關係」裏，難道我的生長地

和我沒「關係」？關係不夠「特殊

」？——總司令！……你還

說，欠租的佃戶，他不會殺，不會

輪流，那麼，從前，阿竹的一家人

呢？還是他「割出茅廬」的時候：

……（又捲煙，吸煙，走方步）

米：（語塞）——因此，因此我

，我要……

菊：要怎麼樣？

米：——我妻，（向綠）要麼，要麼快

把你那一「綠林大學」裏訓練的「班

，早一天訓練好，連派幾個到他

妻去換掉他的死黨，這時好叫他

啊！

綠：（點頭）……

（從右來了一閃手電筒的光，虎爺

上）

米：你剛才那兒去了？

虎：（走近來）大坑村去來。

（躲到門邊，避住滾下滾着的小

水車）

菊：（跑到梅樹邊，撿了一枝，拿到鼻

門前，又急拿開，不耐地）難堪的

味道！

綠：（小聲地指指水車）這是阿花的

呢？

菊：（點頭）是的。（拿起水車）明

天，我要給帶去。（看一潘米，故

意提高聲音）孩子沒人照顧，真不

行，你看，連這個，都沒有次帶給

，害得她……

米：（出於熱慮地）李副官做得怎麼樣

？

虎：還順利罷？不過，我，我看見，我

祇看見他打進了村莊裏，就先打第

一連的收回來。

（同時）收回來？

米：（米不快地走進廬內，虎爺）

（對菊）三太太，你的手電筒借一

借，我有陳團長那邊去走走一下。

好。（跑進廬內床頭拿出手電筒把

綠）

菊：（接手電筒）——讓名布單騎破黃

巾！（向左下）

（張眼地向綠一睜）什麼鬼話。（

看綠走進了）總司令，蒼蠅死了

！

綠：（怒）知道了。他，第一個出頭反

抗！（一頓，比較和婉地）話不能

這麼說。你要明白，你所稱謂的小

抗村，第一，不是我的古親戚

嗎，第二，不是吳參謀長的老爹，

第三，……（瞧一瞧菊）

（接上去）第三不是四太太的……

？（帶住）

我們都不能夠這麼說的。我們全部

人人難免不跟空縣人，鄰近這幾縣

人，發生關係，一有了小可的關

係，就動不得，那麼，我們還有什

……

……

麼幹得？

(停了許久)

虎 (狡猾地) 是是！以後……我當然

(米笑着，虎跟着他笑)

(呵欠)……

菊 總司令！

(站定) 怎麼？

虎 (一想) 你現在究竟抱什麼主意？

米 主意？明天晚上開會決定。

虎 (懷疑) 會議？開不成了罷？自從

南城會議之後，大家東奔西散，幾次都開不成會了。

米 不過，這一次，大家都會來的。

(菊斜靠在床頭被窩上，坐着，沉思) 虎 (痛恨地，媽的，提起南

城會議，我真想殺人！

怎麼？

虎 不是全盤都在這一次會議上，給那

姓吳的弄糟了？要不是這冤魂從遠

遠地給吹了回來，我們做夢也不會

再夢見這狼狗坑了！

米 (搖頭) 那裏話。

虎 「那裏話」？那次會議的最後一刻

，不是這冤家說：「見了省政府主

席，萬一他變起臉來，免不得跟陳

虎 光輝見蔣屬籍地，馬上吃衛生丸

，打回老家去，嚙嚙！」你也早

去過省城，我們也不必天天在這山

崖上，山洞裏，餐風，宿露，爬石

梯，聽狼呀虎叫，天亮怕敵人追蹤

，天黑防敵人夜襲；而且大家都得

照例收租，領餉，派款，派壯丁墾

荒，造林，過安樂的日子；大坑不

必洗，小坑免得辦，廿四萬賠槍的

餉尾也收得清，那三百多家叛變的

活得，一大批大隊長區區區區區

科員什麼的也活得，向來沒有失守

過的吐雲歧也保得，我們祖宗的骨

骸不會給挖掉，祖屋祖祠不會給燒

掉，而且而且也不會有那一萬多兵

馬伺候我們……

米 (突然) 閉你的嘴！——最後裁定

的，還是出於我自己！整個堆在他

身上，可太冤枉了！當時，他還說

：「要是沒有意外，自然也會跟現

在的陳佩雨般的，見了省政府主席

，倒會高陞，當起旅長來了。(一

頓) 你冤枉他了。(從心的深處發

出) 你知道，一個人值得死幾回？

要我上省去！

虎 他們不是把母親，老婆都肯送來做

抵押，做保證？

米 (自負地) 孩子話！她們並不是老

頓在我們家裏，並不是蔣國軍自己

的母親，老婆！

虎 (舐舐嘴唇) 那麼，明天會議上

你要提出什麼主張？

米 (不願吐露地) 還沒有想好。

虎 不過，沒有決定的主張，是頂吃虧

的！——比方說，我們要幫「本人

就爽快地點，與敵去也早投誠，

幾個月來，今天掛着「民抗日義

勇軍」，明天又想掛掛「和字救國

軍」，後來，還用「第四旅」名義

，既然跟蔣軍信林知淵打頭了，領

受日本人，汪精衛的接濟了，還要

說是騙取日本軍閥的軍火，保持自

各縣壯丁的獻金，獻槍，入伍，又說是難辦，碰見了我們的人，就收買，……又迫我這樣，迫我那樣，……真是！夠受了（陰險地）那麼，你的主張呢？——『自新』罷？

（投機地）不不！我沒有主張。我還有什麼主張呢？——你……你主張怎麼樣，我也怎麼樣。

（菊注意他倆的談話神氣，厭煩地跑出，向夜空仰望）

（喜極）對對！你這麼着才『夠部下』！（親熱地拉住虎）現在，真哪，投誠等於投水，日新簡直是自殺！——我的主張，是你知道的，還是十幾二十年來的老主張：保持勢力！（想起了）喔喔！這個主張，跟另外兩種對內對外的步驟，今天還是求過張公聖君批准的，（掏出紙條）瞧！

（虔心地接了，輕聲地念，一笑）嘿嘿，不錯，那年我們收繳着陳光輝的那三百多桿德國馬槍時候，也卜得這策，『一場富貴實難言』，哈哈！（像是出於偶然想到的）唔！總司令，你前一次說，要發給我的呢？

（想一想）錢罷？剩不多了，只夠後天發一期伙食。……機關槍倒有。

（眼睛滾動着）是是，也好。

（指床頭）哪！等一下，派兄弟來扛，子彈這裏不多，只剩兩箱另百三十七顆，還要緊的話，明天到觀音巖領去。

（跑近機關槍，摸了摸）米呢？米有！（開條子）明天你派二三十個挑去罷。（給條子）這就是，前個月，打林鸞龍家裏搬來的，還剩兩三千顆，也在觀音巖。（跑到茅簷前，看看月，又看看錶，向菊）你休息罷，我該去看看今晚的佈哨……

（沉睡初醒似地轉過身來）……

（沉睡前）（向米）不要罷，其實都是不必要的，却要自己操心……我負責，代你去跑跑，而且（指也瀑布上）就是那個高崖上的，我可以爬到……

（斜披後）口令！

（迴音：『口令』！）

（斜披後）和！

（手電筒的光，在徑右交錯着）

（素，標皇張地跑上，標的肩上添了四桿步槍）

（豹見了素，標回，倒走進屋內，坐，不慌不忙地寫起字來，寫完，趕成一團，放在袋口裏）

（急燥地）李副官！

（走近米，立正）是！

（標立在素後）

報告：總司令！奉總司令的命令，帶着一連又一排隊伍，開到大坑村去進剿叛民，剛到了村口，後邊來了（指虎）張團長，張團長當時不分皂白，打了潘連長，又朝我開槍，然後就把隊伍馬上帶回來了，當時，我也想回來，但一瞧，那一排衛隊已經衝進村莊裏去了，於是我不得不跟上；但結果，他們殺了十九個，燒掉三座房子，繳得四桿步槍：完結。（向標身上槍拿下來）還有呢？為什麼不把他們屠個乾淨？

因為，有個碉堡，給掩護住了，總司令的命令不要『殺人不顧己』，所以……

（拿起槍來，瞧瞧）這都是土造的。……我們的弟兄平安罷？

丟了一個。



## 抗 敵 戲 劇

米 誰？

素 趙天福！

米 (不樂地) 那麼，他佩的手提機關槍呢？也完了？

素 噫。

米 唉！——為什麼不把槍搶回來？

素 這是沒有辦法的。他不聽命令！——關於，這，張得標你報告。(退後一步)

標 媽媽的，我我我張得標也跟趙天福去的！趙趙趙天福，他說，他給那個寡婦相租三年了；前一次，總司令派他去催田租時候，跟那媽媽的妖精說，要要要給，要跟她那個，……誰知道，她她她剛剛又贊了個丈夫，碰碰碰了個釘子，所以……(吐一口唾沫)

米 (不耐地) 簡單一點兒，不要拖泥帶水！

標 (點點頭) 是是是！不，不拖泥帶水了！媽媽的，這一次，他一到村口，就冒著堡上的槍火，衝過去，我看見的，——那那那她住的，就在那個堡邊，媽媽的！

米 快說！

標 快說了！我怕怕他一個人進去吃虧，也跟了進進進去！於是，我們全全全排兄弟都齊心跟來，那個女人和她的一個(比一比一個孩子的高度)這麼大的孩子，睡在床上，——大概那個孩子病了，臉黃黃的！趙趙趙天福，一見了，就把孩子拖拖拖下床來，連忙上去，那個，那那那個！

米 強姦？

標 強姦！——媽媽的，那那孩子看她，她，他的娘在打滾，喊救命，他哭了，哭哭哭了，「媽媽！」「媽媽！」趙趙趙天福一急，一脚踢過去，……

菊 (搖頭) 嘖嘖嘖！

標 天壽了！(吐一輕沫)

米 (呼一口氣) 呼……！

標 (遠處有狼叫聲)

米 (腳後趾一踹) 媽媽的，這時候，集合號吹了，個堡，個堡上，看看我們只兩個人，衝衝衝下來了，擋住我們的出路，在門門口，窗窗窗，跟我們打！趙趙趙天福掛了彩，我正想去救他走，就衝不進那那那妖精的房間，不不不得已，自自自一個人溜出。

菊 (搖頭) 嘖嘖嘖！那個女人死了？

標 不不知道，太太！

素 但在我們退出大坑村時候，這才見到吳參謀長派來的一連隊伍(擦擦臉上的汗)

虎 (兇狠地) 唔唔！(右邊下)

素 (素進廬內，倒茶喝。)

米 (米在默想着)

標 (標把步槍搬進廬內，右邊下)

素 (放下茶杯，走近米) 總司令，我去了，沒有事了罷？(向徑左走)

米 (不經意地) 好！(看素走到梅樹邊) 李副官！

素 (立住) 是！(走回)

米 現在，有個非常重要的秘密差事，是關係着我們大家的整個前途的，要交你辦，可不知你……？

素 什麼差事？

米 當我的代表。

素 當你的代表？到那兒呢？

米 廈門去！

素 (考慮好久) 這個，這個我，我不行，派別人去不好嗎？

米 沒有頭得住的。(揮手)好好，睡去罷，明天再談。(拿起手電筒欲下)

菊 明天再談……

素 (突地)總司令！剛才聽說，黃大偉前幾天在詔安失敗了，林知淵在退却時候被捕去，你知道不？

米 謠言！

素 還聽說，侯十洲，陳高志，蘇永芬，賴勝春，周國輝，陳嘉玉，張元星，顧慶雲一共三十二股，全「白新」去了。

米 有的不確；有的是事實。比方周國輝他們只是家屬被拿去而已。——

素 但不礙事，除了他們這一些，我們的實力，還有一千五六百！(躊躇)不過，最可惜的，是我們的「智多星」河聖夫被槍斃了，唉唉！(頓)李副官！

米 是。

素 你考慮一下，今晚你考慮一下，現在我們部內也沒有人了，除了一些草包，膿包，笨貨，飯桶，自私鬼，臭面皮，能夠當得起我的代表的，還有誰？還有的，也都是些動搖份子，跑的跑了，叛變的叛變了；

更有的一些比較可靠的，死光了。想來想去……(懇切地)還是你去，還是你去。

素 (決然)我……不過……恐怕……

米 (堅持地)我想，你去一定會成功。——你要知道，日本人過去對福建下了那麼多本錢了，還願意撒手嗎？除非日本人不要福建，他們總得幫幫我們！一切條件都妥了，現在，這個局面，活像一個早結好在那兒的菓子，只等着你去摘了回來罷。

素

(制止激憤)不見得罷，我們又不做真漢奸，他們那裏會那麼傻，把軍火一批批地白送？！——一切都得靠自己，不論怎麼樣，保持勢力，或是當漢奸。(冷靜地)這一點，前一個月，報紙上早論到了：日本人今年四月準備佔領沿海各地，六月中旬打進汕頭，但後來爲了力量不夠不再推進了；其實，他們從崇明到海南所佔領的五百多個島嶼，造成包圍中國海岸的水上長城，這舉動一邊在封鎖中國，一邊在準備太平洋大戰，至於臺灣，根本就沒有「餘力」了；因此，連打進了

詔安的黃大偉林知淵，也只好讓他們拚命。

米 (固執地)愛吃魚就別怕手上染腥

味！不管什麼漢奸不漢奸，我要抱定我的宗旨。

素 (不想爭取了)總司令，你這話錯了，像石有山一班人當了那麼大的漢奸了，結果，這不是反正嗎？

米 對了！對了！到了時候，我就當了漢奸，也要跟石有山一樣地反正！

素 那麼，現在，何苦來呢？

米 這不是爲着保持勢力？！——你要相信我，我的宗旨不會變。我對朋友，對許多勸告我的好朋友，老朋友，也是這些話：我不會做漢奸，不相信的話，等日本人打來時候，總可以明白；不過，除我死了，叫我做賊，叫我拋棄二十年的經營，萬萬做不到！

素 (失望地)總司令！你這話，就是

我都不敢相信，還可以叫人相信嗎？

米 (失望地)……知識是危險品，啊

菊 啊！

菊 (諷解地)李副官……

素 (調頭也不抬)  
 (感慨地) 八年前，看你還可教，就送你讀兩年中學去，一回來就升連長。後來，又送你上盧山受訓，近兩年來，給你一個深造機會，更托了人保送你受訓去，完全當個自己親兒子樣的教養着，誰知道……

菊 ——你有沒有良心？

菊 (向米) 總司令！關於這「第二點」的，我負責，準明天或是後天解決。

素 (素悻悻地向左邊下)

菊 (一頓)

米 (兇惡地) 吳參謀長的話……，不得已時候，也得宰！

菊 這個，應該由我來「執行」，怎麼樣處置再說罷。(討好地) 總司令，這權柄，你不是交給女王了嗎？那麼，明天我來勸勸他罷。

米 (笑了笑) 你先睡罷？——我去了。(伺候着)

菊 (故意不快地) 去罷，不用你管。(看看米走向斜坡上，今晚，就睡在洞房裏，別回來，回來也不開門了，知道嗎？) (隨手關門，下門)

素 (不知所對) 我，我，你先睡罷！

菊 (沉默一會)

菊 (開了屏門，往外探頭一望，一炷燃旺的長香，插在門外) 還不來？(有頓，素從左邊偷偷地又上)

菊 (對他打量) ——我們也去，你怎麼不去？

素 (睜眼)……

菊 半個月前，我們從觀音巖搬來這裏時候，他就這麼提起過他，他決定這麼着，我也是剛知道的。

素 (憤怒) 我，我，——你們也去？知道是去幹嗎的？

菊 我想，到了那裏，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轉去香港……

素 (叱) 做夢？到廈門，就得做漢奸，給日本人做抵押品，換軍火！

菊 (注意到了向來沒有注意到過的) 唔唔！

素 他叫你去，到底幹的是什麼！做代表，你知道了，要求接濟軍火，也知道了，此外，是請進兵：同時，還叫坐上日本飛機，飛到各縣，指示炸炸日機。

菊 (絕望地) 他錯了，他看錯了！——我是誰呢？

菊 你？

素 我，我不願意把祖宗呀，祖國，來出賣！

菊 ……

素 你不聽見？前天縣城裏槍斃兩個第三團的排長，他們就一路喊冤，跟着槍斃的人們說，「我們是抗日的義勇軍！」——我們，土匪是當過的，當絕不是漢奸，絕不是賣國賊！」到後來，這才從監刑官手裏看到罪狀，改了口吻，叫道：「——土匪，罪名是土匪，不錯，我們當過的，我們死也……死也不冤枉！」

菊 (感奮) 唔唔！真有這種人？到臨了死的時候，還研究死法？

素 還不真？有一個名字我忘了；另外一個叫黎金枝！——我們到了廈門，那麼，真的，這裏(指胸膛)端的，就是狼心，就是狗肺！(轉一口氣)——所謂「抗日義勇軍」，保持勢力」，鬼話一套！

菊 (妥協地) 不過，做事要瞻前顧後……

素 (不甘地) 你也說這話？——簡直是冥頑不靈！(傾心) 菊英！現在

，我不叫你「三太太」了。這一次，我逃回來，祇爲了你，並不是他，你們的總司令的一封信召得動，或旁的什麼原故。——你知道，我什麼時候起，就認識你？

菊 (一想) 從小。

素 對了，從小！從我們都還祇這麼小，你穿着花衫，在谷堡街梢兩株棕樹下玩耍的時候，我們會見的那一天起，我愛你了。唔唔！十年了！那時候，你才十三歲，我大你三歲，夠當人家一個小護兵了，第三年，你跟人家訂了婚，我聽到，哭了半天；後來，你却一變而成了自己長官的三太太，更叫我笑不是，哭也不好……到了「米粉將軍」送我去受幾次訓練之後，自己做人一次覺得比一次有把握，當然就一次比一次覺得自己……默默地對人家苦戀十年，對方還是一點兒不知道！(自悔) 唉唉！了！了！你畢竟還是，還是「三太太」，嘿。那麼，你現在，到底要我怎麼樣？(扯動他)

素 (瞪住菊) 要你「長命富貴」！還敢有什麼野心？抱什麼計算？——

不過，爲了你說你是大花臉，那麼，我來一下武生，該不會唐突罷？

菊 (感動地) 說真話罷，要我怎麼樣？

素 (一停) 要你不出賣靈魂？

菊 (點頭) 這……(又搖首) 不！我並沒有……祇是我沒勇氣罷了。(一頓) 但，你呀，既然是這麼看透了，爲什麼不殺死他？——我要你殺死他！

素 (戰抖地) 殺死他？殺死他？(自問) 殺死他罷？——我老覺得，他完了！到了部內大家還同我一樣的跟着他的，一知道了他要當起真漢奸來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要離開他，自新去，給他挖好坟坑！

菊 (迫一步) 那麼，你明明知道他該殺，又不殺死他，簡直是沒有靈魂！——還夠資格笑我？

素 (無言) ……

菊 也爲的培養你這十年的關係罷？

素 (首肯) 好像是——這——樣罷！

菊 那你也該殺了！

素 (痛苦地) 該殺！——我要自殺！

菊 (同情地) 唉，素，可見我們全是沒勇氣的東西。

素 是罷！

菊 (悔恨地) 我向來就沒麼有這講究過做人的，——我真自己討厭自己來了。(敲着自己腦袋) 我的腳條還是脫不掉……呵呵！我，我祇好耐住，等着，到它鏽斷的一天，這才……自由活動……

素 (孤注一擲) 菊英！你真不可救藥了？

菊 「不可救藥」！丟得了丈夫，拋不掉兒子。

素 (失敗地) 那，完了！——人間有這麼忍心的女人嗎？——不然，你讓我走，好罷？

菊 (帶哭) 讓你走？——人間有這麼忍心的男人嗎？

素 (更激情地) 我已經從小就走錯了路，捧錯了飯碗，做錯了人，今天，活該落在這個坟坑，這個天羅地網裏，插上翅膀，也飛不出了。——求求你，可憐我罷，讓我去，讓我死！別再叫我，叫我去賣靈魂，出賣祖國；今天，我已經殺了幾十位同胞，又造了這麼一件孽！(哭)

……

（兩人自然而然地接觸起來）

菊（突然跳開）不能！不能！……

（一頓）

素 那麼，我們一道自殺罷？（抽出手槍）

菊 是不是連孩子們？

素 孩，無罪！（把手槍丟在桌上）

菊（閃過臉）那我不幹！——我要耐住，等着……

素 那你就到廈門，到日本的魔爪裏去「耐住」，「等着」了。

菊 你錯了。——這你太輕看了我！就說今天，要是跑得到重慶的話，我就在那兒「耐住」，「等着」，他也有一天會跟到的，……

素（懷疑地）這麼着？——那麼，你現在需要我什麼？又不是跟我樣的，跟我樣的：苦戀十年。

菊（搜索地）這個，我也說不出。——到底爲的是什麼？

素（自暴自棄地）橫豎我們的問題一世也解決不了，那麼，同歸于盡罷？（向壁上放下自動步槍，排在地上）我知道你沒有這胆量。——安了，安了！我們，站在一線，槍口

對着肚子，一個子彈，就夠結束我們倆兒。

菊（堅決地）不不！我要活，爲着無罪的孩子們。

素（鄙視地）算什麼？那，並不是善種，聽他們自生自滅罷！

菊（放下照片）你看，呱呱叫的，總是打自己的苗床上抽出芽來的。——我不自私；你，這麼一來，可太自私了。

素（耐不住了，舉起桌上的手槍，向自己額前射擊）讓我去！

菊（急頂開素那拿槍的手）不讓！（素的手槍向空中連發數響：拍拍拍！）

（迴聲：「拍拍拍！」）

（徑左右人聲和哨子聲亂作，手電筒四射）

菊（急關起雙扉）靜一靜，冤家！

（有頃）

米（衣履不整，邊拿手電筒，邊拿手槍，從石洞跑到草廬前）菊英！菊英！什麼事你開槍？

菊（竹也倉皇地跟米上，到徑右高處）

米（草廬內突開兩槍，向米射擊，米

只被打下帽子，竹叫了起來。迴聲（繼作）

米（急蹲伏地上）菊英！不要開槍！是我，是我，是我！開門呵！

菊（故意大叫）狼呵！狼呵！——打狼呵！——你是誰？

米 是我！是總司令！開門！

菊（漫吐吐地）唔唔，是你。——剛才分明有一條狼在爬門，怎麼就走了？

米（站起）有條狼在爬門？（四顧）沒有了，溜走了罷？——開門！沒有狼算了，我懶得起床。——要我開門幹嗎兒？唔唔，謝謝總司令，現在，一需你招扶了！唏唏！——真的！我已經連左眼也閉得住睡了，在昨夜以前，你許是知道的，連睡在床上，我也是開着一隻眼睛睜你的梢的。（變成帶哭地）唏唏！

米（拉茅扉）開罷，開罷！找裏進去！

菊（悠悠然地）天上，有月亮罷？

米（瞧一下天邊）有！幹嗎兒？

菊（帶哭）大睛大，還用得着錢水嗎？笑話！（裝子彈聲）不要哄了！

不與直點兒洞口裏伴四太太去的話  
我再開槍！  
米（不得已）真是！……（回頭看看  
竹，慢慢地走向竹身邊，挈住她的  
手，邁進洞口裏）

▲幕徐落▼

軍委會政治部演劇隊

一、九兩隊已由桂南回柳州，將公  
演洪深編四幕劇「包待行」。  
二、八兩隊在長沙，決定聯合公演  
兩天，招待民衆；並將公演朱之的、老  
舍合編之四幕劇「國家至上」。  
平宜劇團由田漢領導去衡陽公演。  
二隊結束平江前線勞軍工作回長沙  
後，又得羅卓英、楊森將軍之要求，第  
二次出發鄂南江西工作。八隊出發新牆  
，湘陰前線已五月。返沙後；正計劃開  
辦一戲劇訓練班。  
第四軍成立強痕劇團，八隊派王選  
負責協助工作。  
田漢、憂衍、歐陽予倩三先生主編  
之一「戲劇春秋」，爲配合戰區與後方之  
急切需要而發起。現在一、二、八、九  
隊進行募捐；創刊號已定，八月出版。  
第二期爲「民族形式」專號，第三期定  
爲「戰地演劇」專號。（浪）

出版界

第九一四號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出版「抗戰劇本選集」第一輯，包括最新編  
幕劇十餘個。  
桂林新報出版社，創刊「新中國戲劇月刊」一種，閱由左軍等編輯。  
軍委會政治部演劇隊二、八兩隊，爲鼓勵隊內同志寫作，特出「陣中演劇  
」，附於陣中日報出版。  
教育部第二巡迴戲劇教育隊，輔導叢刊第三種，爲王光乃著之一戲劇表演  
基礎」。

教育部第二巡迴戲劇教育隊刊行

• 戲劇教育 •

創刊號目錄

中國戲劇教育之回顧與前瞻	谷劍塵
舞台上的標準語言	陳治策
戲劇教育論	曾魯
關於教育性的劇本創作問題	王澄泉
野戰的演出及觀衆重現問題	谷劍塵
巡迴佈景的製做與裝置	王光乃
戰時戲劇教育的重要性	鳳飛
巡迴二年記	曾魯
五月花	王光乃

民國廿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軍委會政治部演劇第五隊到福州來的消息，是遠在六月以前就聽到了。終於在七月初旬抵達了福州。

許多引領而望的人們，是不是喜歡他們到這裏來湊熱鬧呢？不是。是希望他們帶來更多的抗建的精神的糧食，所以許多老百姓對這一支輕騎，都寄有較多和較大的希望，而用一顆熱摯的心感奮的情緒歡迎着。

於是由內心的迎迓表現作形式的招待，歡迎會和招待會，接二連三地開着，在各次的會場中，各個的戲劇工作單位，都相互交換着他們寶貴的工作經驗，

省抗敵劇團於巡迴閩中，南公演歸來之後，行裝甫卸，稍抹征塵，即聯合戰地工作團籌備一個規模宏大的茶話會，竭誠招待這個長征沙漠中撒播抗建種子的演劇第五隊，同時招待福州文化界同人。

會場在光祿坊力行學園，就是現在省劇團的團址的大禮堂裏，禮堂的四壁張滿了各方贈送省劇團的錦旗，還掛着省劇團的舞台照片，席次的排列成三角形，在每一條潔白的桌布上都堆着整把的鮮花，還有一瓶一瓶的月下香，間着一兩盆紅豔可愛的水蜜桃，更增加那會場的美麗。

是七月十七日的下午，三點，黑雲里曳着雷聲，兩點尚未酒到人間，大概還不忍於滴下吧，第五隊全體隊員由王夢生隊長率帶着於爆竹中進入會場了，省劇團的同志分列在會場口的兩旁，每個臉孔都像在迎接凱旋的將士一樣的喜悅。但是，守新告訴我「他們好似在接新娘」。

那雄糾糾的戰士，他們整齊的服裝，一致的步伐，已經

可以看出他們的精神，每一條結實的胳膊，和那洪亮的笑聲，也足以證明他們是經過鍛鍊的一羣，隊伍散開來休息一下，大家見面，少不了寒暄一下，這時候最忙的是許超然先生了，他是：「這位某先生，這位某女士」的「殷殷介紹」，真了的上稱一個「賢主人」，那被他們介紹成功的，大有「聞名不如見面」，而目均恨恨於「相見之晚」。

俄而「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方團長，林團長帶着春風的笑臉，熱烈的招呼來賓入席，省劇團和戰工團的同志的席次，在最外的一圍，第二圍就是第五隊的同志，中間那一席，坐着第五隊王隊長，浙江中心劇團吳亮同志，和一些貴客們。

戶外的爆竹聲，再度震破了全場里整肅的空氣，接着是方團長寬大的喉嚨放出了洪亮而清晰的聲音，他那每一個字竟然同那爆竹沒有兩樣。歡迎的爆竹聲和歡迎詞是接連着在醞釀歡迎的喜氣，那短小精悍的林團長，亦相繼起立致詞，詞意是歡迎，語氣亦是歡迎，態度當然在歡迎。

王夢生先生在他們熱烈的歡迎之後，起立致詞，非常客氣地敘述第五隊的產出和成長，他個人對戲劇工作的歷史，挫折和轉變，最後還說明該隊藝術的使命。

繼着吳亭先生亦作一個頗為簡短的答詞。他個人到榕的使命，似乎是為溝通閩浙劇運而來，所以對浙江劇運的說明頗為詳盡。這時候方團長起立向來賓敬獻茶點，茶是牛乳，餅是用紅紙包的，包里有大小不同形式各異的食品，於是全體總動員，嘴巴咬啾的聲音，攪破了全場嚴肅的空氣，接着是軍政治部秘書談話的語氣，空氣是較為輕鬆了。於是餅香，牛乳香，花香，紛紛撲鼻而來，但是，天色也漸漸灰

黯了。施寒先生和王夢麟先生的高論是較為長篇，福建民報編輯主任馬仁波先生類將其首，大噴水蜜桃，而且王夢麟先生的藝術論與王夢生先生的藝術觀微有出入，故頗費唇舌，經施寒先生許超然，林舫先生等的補充解釋，歸納成完滿的結論，而天色漠漠，不可以久留矣，乃演劇第五隊，省抗敵劇團，戰工團，三團體相繼歌詠，音調都相當壯偉。最後由方團長林團長致閉會詞，省劇團的同志們殷殷地請我們明晚去參觀他們的一牛頭嶺」的演出。大家都已經飽了耳，果了腹，站起來，伸一伸腰，帶着笑容走了，當然可以說是「盡歡而散」。

浙江省戰時劇人協會·中心劇團發行

### 東南戲劇月刊

蔡 極 主 編  
零售一冊二角

直接訂閱處：金華馬宅嶺廿五號東南戲劇月刊社

刊社

圖書公司發行

中華 熊佛西主編

### 戲劇崗位

零售每冊五角  
半年六冊一元二角

### 戲劇戰線

——七·八期劇本合刊專號——

社談：	別小觀編幕劇.....	黃 每
關於本期專號及其他.....	李 東 絲	絲
劇本：	瑞娜.....	汪漫鐸改編
該為誰做工.....	.....	黃 每
魔水之河.....	.....	李東絲改編
烏眼.....	.....	.....
夜.....	.....	錢篤夫改編
無月之夜.....	.....	劉 念
死的勝利.....	.....	王 克
茶葉蛋.....	.....	王 明
一個不饒.....	.....	金 芒
皇軍.....	.....	商 周
.....	.....	陳 仇

每冊四角·成都生活書店總經售

### 投稿簡則

- 一、本刊徵求以下稿件：
  1. 抗戰時期戲劇的理論，批評，介紹研究的文字。
  2. 有抗戰意義的舞台劇本，活報，街頭劇等創作。
  3. 各地戲劇運動的通訊和消息。
- 二、來稿未經登載，需要退還者，請附寄郵票，本刊負責寄還。
- 三、來稿請寄福州光祿坊四號省抗敵劇團編選股許超然收。



# 演劇五隊 到了福州

金羽執筆

在這里，要向各位報告的，「五隊」全體同志已在七月六日安全的到了福州。

福州，具有着都市的風光，是東南沿海的一個大商埠。當我們在洪山橋上了岸，把一雙雙穿了草鞋的腳板踏在整齊的馬路上，正像一個鄉下佬進城，處處都感到不舒服，不習慣！（雖然，我們大部份同志都是服從都市里生活過來的。可是，在流動的工作中，我們對於鄉村和小的城鎮是感到太熟悉太親切了。）然而，這種不習慣和不舒服的服感覺現在已漸漸克服過來了。我們知道應該和福州格外親密些，好讓我們聽一聽「福州」的呼吸和心跳，把我們各部門的工作，切實的符合上現實的拍子，有計劃的展開。

福州，在東南文化工作的崗位上，應該是處在一個優勢的領導地位。事實却相反。一般的文化工作太沉寂，而文化工作部門中的戲劇工作，却帶上新穎的活躍的姿態。突擊在東南一角。

一到了福州，就可以看出福州劇運工作朝氣蓬勃的情形。其中有福建省黨部福建省抗敵後援會的省抗敵劇團，以及××師戰地服務團的劇團，都是東南優秀的話劇團體。「五隊」來到福州後，各方表示真誠的歡迎。在兩次茶話會席上，我們已奠定了很好的友誼基礎，和工作關係密切的聯繫，並約期舉行一次戲劇座談會，互相交換工作意見和「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的探討。

七月十七日，我們參觀了省抗敵劇團的四幕劇：「牛頭嶺」；廿三日參觀了××師戰地服務團的三幕劇：「生命之花」，無論在舞台裝製，導演和演員的技巧上說，都是下了一番苦工的藝術佳構。

「五隊」來到福州，到七月卅日止，共參加了七次演出，「十萬大山」上演了兩次，一次是十號在城內文藝劇場，一次是十八號在舞台大中華戲院演出，觀衆擁擠，有人說該劇的號召力量頗大，果如是，則是編劇者的成功。

其次，要說到「五隊」每次的雜劇，都得到一般人士的喜愛和好評。記得洪深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五隊」的雜劇能抓住百分之九十的觀衆。這話決不是恭維。一般人士的喜愛和好評，在日前智識和文化水準低落的社會大衆里，站在工作需要的立場上說，一雜劇，頗能相當的備了一牠一宣傳的作用。假使要向一雜劇一方面謀發展，在目前工作的立場講來是需要的，然而，在往直前的藝術途徑上講，却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蘇聯名劇作家特里尼奧夫說：「只有在藝術上有真實價值的時候，在社會方面才算有價值。在藝術上沒有價值的戲劇，無論牠的有益性是怎样被確定，但是牠不能給觀衆以新的重要的思想，不能喚起必要的情緒。」

一般的說來，福州人士對於話劇是愛好的，但這也僅僅限於智識份子和文化水準較高的商人小市民等。要怎樣收得普遍的宣傳效果，這在目前觀環境的決定的形勢下，決不是一話劇「一方言劇」等配合作戰，相輔而行，是不會收到更大的效果的。

也許是爲了這樣罷？一省抗敵劇團一的要利用「閩劇」的形式而裝進新的內容，這一運動的發起，在目前福州，和福建全省來談，不是沒意義的。我們希望能在省抗敵劇團全體同志的熱心努力下，把這一運動提早的實現起來！最後，想談談關於一雜劇一的形式和內容一諸問題，留待有機會再專文討論罷。

本省

消息

南平縣抗敵劇團，於七月間公演谷劍塵編四幕劇「牛頭嶺」。

南平軍政部十三補

充兵訓練處輔導教育隊，於七月十五日晚，假該處大禮堂，表演陳大

禹編導之三幕劇「紀律萬歲」。

軍管區政治部巡迴工作隊，出發閩北工作以來，為時已四閱月，現已返沙路經南平，曾公演「琴魔」一王女嫂一等劇。

建甌巡迴宣傳隊，自成立以來，對於戲劇工作，異常努力，最近特聘在東戰場前後方從事劇運之墨易，擔任該隊指導員，並籌劃建立小劇場，及長征來福州演出，不久當有新姿能出現。

抗建三週年紀念日，龍巖抗敵劇團演出張家浩之獨幕劇「紅色馬」，汀幕師管區戲劇隊演出討汪趣劇，一幕「雙照樓」，嚴中戲劇研究會演出獨幕劇「珠江怒潮」等劇。

泉州昭昧戲學會，於七月廿一日起，在大光明戲院連演四幕劇「之初」兩天，該劇佈景服裝耗費千元，籌備經月，頗有一番盛況。

惠安中學抗敵劇社，於「七七」公演三幕劇「淪陷後的北平」，獨幕劇「出發之前」。

晉江縣東湖中心學校，聯合官委會，公演三幕劇「戰」，獨幕劇「老混蛋」，及「中國男兒」。

福州抗建團劇團，七月十六日，於文藝劇場公演改良閩劇「國恨家仇」(原名：「移愛作忠」)招待軍委會政治部第五演劇隊，省抗敵劇團，教育廳民教二團，及各界人士參觀。

軍委會政治部演劇五隊來閩工作，於福州演出吳英年編，吳亮導演，四幕劇「十萬大山」，及獨幕劇「吉夕」「李四爺」，什劇「南京城」，「化子拾炸彈」等；將赴一百軍各防守陣地公演，慰勞軍民。

福建省黨部，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自五月間出發閩中、南公演，酷暑長征，歷盡艱苦，現已返抵福州；行裝甫卸，即舉行「歡迎軍委會第五演劇隊公演」，劇目為四幕戲「牛頭嶺」。

省抗敵劇團，省戰工團歡迎第五演劇隊，及浙江中心劇團吳亮、聯合舉行茶話會，到各戲劇團體代表及文化界人士約百人，情緒頗為熱烈；對於戲劇藝

術問題，現王夢鷗，施寄寒，方揚聲，許超然，王夢生，吳亮，林訪等相繼發言，有極詳盡之發揮。

八十師戰時服務團，為招待軍委會政治部第五演劇隊，及由閩中、南長征歸來之省抗敵劇團，於七月二十二日公演王夢鷗編三幕劇「生命之花」，地點在文藝劇場。

省抗敵劇團，省戰工團聯合公演「紅色馬」「何必呢」王女嫂一，於七月廿五日招待于、鄭兩專員及各界人士。

暑期擴大街頭宣傳，省抗敵劇團演出街頭劇「一個女人和一個車夫」，收效甚大。

省教育廳民衆教育第三巡迴施教團，於今春三月間成立，現已準備就緒，出發閩東各縣，工作以演劇，音樂為主。一七七」紀念日，在永安作首次公演，有閩劇「徐錫麟刺恩銘」，及話劇「李四爺」「親與仇」「上重線」「搜查」等。

仙遊縣黨部，為改良土戲，於七月二十二日，參集全體戲班主，舉行談話會，討論改良步驟。抗敵會將派員指導，並籌備一切。聞戲班此次為生存競爭

，對改良一事，頗具誠意。

教育廳民教一團，為紀念抗建三週年擴大宣傳起見，於七月十日晚，假公共體育場公演話劇，劇目為「何必呢」「一個也不放」「死的勝利」。

國有戲劇教育人員訓練班同學，近以抗建訓練之後，同學分散各地，為求深切聯繫推演戲劇教育，由該班同學，陳守華，李石夫，陳秋江等發起召集在榕同學，舉行談話會，討論今後推進工作諸問題，並請副任劇班導師，現任省抗敵劇團演出股長沈雲龍指導。

教育廳民教一團 由團長林舒謙率領由永安出發，本期施教地點，定為大田、尤溪、古田、閩清、永泰、閩侯等縣，施教內容以戲劇為主，在每縣規定留任時間，自半月至一個月，擬開設簡易戲劇講習班，對於一般戲劇興趣之青年，加以短期訓練，培植劇教幹部，使各縣戲劇教育運動，得以普遍發展。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軍事第一

勝利第一

編 後 記

許超然

田劍光先生對於國劇有深厚的造詣，對於抗建改良國劇運動亦極努力。一關於國劇的演進與改良經過一文，其內容極其詳盡，且其材料極其豐富，對於國劇的演進與改良，其貢獻極大。其內容極其詳盡，且其材料極其豐富，對於國劇的演進與改良，其貢獻極大。其內容極其詳盡，且其材料極其豐富，對於國劇的演進與改良，其貢獻極大。

王光乃先生的一「孤軍」，老早就交了，因為稿精，一直延擱到現在才刊登，真是十二分抱歉，請作者原諒！

本刊編輯的形式尚不無活潑，印刷上還有若干缺陷，不能令人十分滿意。這是編者自己也承認而且一直引為遺憾的事！以為每期稿子都好好以後，要寄去連城去印，無人專職負責，所以發生了許多毛病。上一期的錯字太多了，多得實在傷心，還有封底的省抗敵劇團公演預告，二卷八期早登過了，這幾篇戲也早就公演過了，為手民極表，特此聲明。

「本週週刊中南演劇記」由侯芥臣同志執筆，已經脫稿，因本期稿精，只好移到下期發表了。

# 生力旬刊

第三卷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廿九日出版

## 目 要

越南問題	武洲
太平洋上會洲有「一二八」	武洲
教育界不宜以清高自限	武洲
中央與地方之權力能否嚴格劃分	廖學熙
對於福建省教育自成立之期望	陳肇英
推行兵役的幾個根本問題	楊鳴銜
教育機關與輿論	葉心勳
美國禁油出口將使日本屈膝	陳中英
囚徒注精細	駱維
悲壯的村民大會	廣

福建生力學社刊行  
零售本期六分  
訂閱全年一元八角  
半年一元  
國內郵費全年六角  
半年三角  
社址：福建連城北大路

# 時事半月刊

第三卷 第九十期

## 著 論

蔣委員長「八一三」三週年紀念日告淪陷區民衆書

### 時 評

- 一、太平洋上的波浪(雙)
- 二、希特勒教長其人(雙)
- 三、巴爾幹將成歐洲新戰場(西)
- 四、「八一三」三週年(中)

現前三件重要工作  
論憲草國民經濟之精義  
國民精神總動員與抗戰建國  
美國為何設防關島  
黨務與教育

焚燒  
安砂——永安的倉庫

漳平戰時景色

文 摘

美洲在戰爭的包圍中(東)——美洲廣大經濟門羅主義(中)——美國怎樣準備對付希特勒(會)  
宵琴譯——美國在遠東之地位(陳澄之譯)——美國大選展望(東南日報)——轟炸下的重慶(憶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廿九日出版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執行委員會編行